

榕村制義



權象璣讀本

安溪李厚菴先生著

本衙
藏版

榕

村

制

義

元孫維翰重刊

籌樓草序

福何以名籌云命之也昌命之取宗贊皇籌遠之義

加之云尔古人師謀野之意作樓之為籌設也晉卿

諫禮樓上闔戶屏人曰攤三禮而紀經之其初本多

所籌寓異人之樓僑居孫氏樓治經緯之事藉曰有籌之

禮也非籌兵也至乃會於不得不籌既斧柯之不存

又執爰之莫助身云措籌之具外少同籌之人強起

而承之何違遠也運行而揖之何沒容也但見坐起

籌樓草序一

一樓時聞戶時見人蠅九微書遍走於危棧曲徑之

間色之然若之所為乃時憫諸父曰姑剪此胡食耳

久之而四載竟恬卒如其所籌蓋當其時百憂其籌

之鮮濟者是愛之也有詆其籌之自焚者是懼之也

有慮其身弱心瘁旦暮以之必馭政于幽憂而伐性

者是外觀其裝緘未審其靜定也事竣果出制義二

十餘皆作於其籌之時予謂費禕謝玄率於皇遠之

曰表其從容之度奕小道也尚見精神烏况於制舉

專於其籌而多之未能精也不專於所籌以問及之
而疊了然憲非專者之所遠古人所謂暇整非邪信
其舉斯之甚難也諸弟子為刻之而來問名子曰籌
禮既一事也籌兵又一事也振其餘籌猶轟然及
此無之非籌也而皆不下樓而成之以此加揚即以
此命草矣

神文日燦序

燦燦

燦燦

籌樓草序二

此卷之末善述也... 其舉源之甚難也... 禮既一事也... 此無之非籌也... 此命草矣

安溪李學菴先生榕村制義初集

原名篤樓草

元孫 維翰 重梓

兩論

兩知其說者限與人

斯乎

吾未見剛者

一節

顏淵季路侍下案

一章 其一

其二

歲寒然後知

一節

色斯舉矣

時哉

求爾何如

鼎也

榕村制義初集

目錄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舍諸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一章

賜也女以子為多學

一章

行夏之時

四句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至末

見善如不及

一章

君子學道則愛人

慎中

中庸

君子素其位

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

中庸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必得其位

四句

詩曰衣錦尚絀

一節

雨孟

樂天者保天下

保之

吾聞觀近臣

所主

孔子登東山

一章

去聖人之世

甚也

榕村制義初集

目錄二



和其說者

知乎

禘義可通於天下。極言禘之難知也。夫天下大矣。知禘之說於天下。蓋無難焉。禘豈易知哉。且古今有一二大典焉。天下之所賴而存者。也是故聖者作之。其精意固與天下維繫而不可窮。明者述之。其至誠亦與天下流通而不可圍。以其道之。大夫亦益信其理之深也。子問禘說。吾則固有所不知矣。典禮肇於皇初。其所謂立廟享帝之。蓋皆發於純氣之極。以立隆乎百代。精微極於神鬼。其所闡。本窮原之意。又皆通於幽明之際。以綱紀乎人倫。是故禘之在天下也。豈偶然哉。使於是而有能知其說者乎。時祭。祭之常。與秩宗。頒之矣。至禘之說。則春秋霜露之外。曠百世而相感知之者。蓋在乎精神相。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接之間矣。彼夫禮樂明備。孰非先王所以善天下之用。而苟能於精神之原而知之乎。則其感通之無間者。為何如也。七廟九廟之經紀。禮文隆之矣。至禘之說。則五德迭運之先。統四代而同貫知之者。蓋存乎性命一原之合矣。彼夫教化畢敷。孰非先王所以淑天下之具。而苟能於性命之極而知之乎。則其永錫之不匱者。為何如也。其於天下也。豈不如示諸斯乎。天下者至大之區。然其理必有所統。我明其理之所自始。則凡措施度量之迹。皆其著焉者矣。夫儒者尚論。祇盛慕乎精禋格享之隆。抑知神而明之。有如斯其靡窮也。而豈稽古禮文者之所可窺。天下者至紛之域。然其命必有所繫。我通其命之所自兆。則凡尊親愛敬之道。皆其顯焉者矣。夫學人稽典。亦祇流連。

乎清廟思文之歌而抑知舉而措之有如是其無方也而豈信守宮
庭者之所可測然則吾以為不知信乎其有不能知也且夫禘之在
今日亦極難言耳是故知之者不言言之者未必知禘之晦也其
久乎吾烏得有天下之責者知禘之說而一正之

伯漁仲先生曰此向夫子口齒中尚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
以盡意開演中仍自含蓄看篇中斟酌挑逗處無辭不工

榕村制義初卷

上論

知其說者

斯乎



剛德之難也。因問而辨愈嚴矣。夫剛而未見，必有所以難者在也。逮以申權對，而以懲致辨焉。然則剛之為剛，不愈可思哉。且夫德之至者，其隨極於未易幾，而其理立於不可託。是故因德以思其人，而知其人之難也。因人以考夫德，而益知其德之匪易。說在夫子之論剛已。夫剛者何也。在天為陽德之純，而陰邪之氣無有干於其間。在人為性體之健，而情感之私無所累於其始。天下而有若人者，予豈非聖人所願見而斯道之付託恆必賴之者乎。乃吾夫子近自及門遠覽當世，而深歎夫剛者之難。其人也，豈不以剛乘於氣，而氣必載理而運焉於理有未盡，則夫氣之浩然者，不可以驟而幾也。剛乘於質，

榕村制義初集

二論

而質必因學而醇。苟於學有未加，則六質之極然者，不可以勉而致也。是故剛之未見，實有其難見者在也。而或人則舉申權以對也。何居意者。振之為振，其心有大類於剛者耶。其必有大類於剛，而實則甚遠於剛者耶。使不因而辨之，則剛之為剛不著，而夫子所為未見之思，卒以不白。夫子曰：振之在吾門也久矣。任道之勇，非不以之相期。而要之其氣未平，則萬物之交皆足以撓吾氣，而使之亂。是其所謂矯然自異者，適以累夫正直平康之德，而天人之判懸殊遠矣。守道之嚴，非不以之相責，而要之其見未化，則百情之感皆足以用吾見，而使之偏。是其所謂卓然自是者，適以乘于蕩平中正之矩，而理欲之數界限微矣。振也，懲焉得剛。夫子非辨振也，蓋以辨剛也。夫剛

不○失○於○無○剛○而○失○於○似○剛○而○非○剛○以○振○之○似○剛○而○非○剛○而○或○人○謂○之○
剛○此○剛○之○說○所○以○不○明○於○天○下○而○其○人○之○所○以○難○見○也○樂

伯漁仲先生曰：渾取理明而外不取渾儲亂，吾與諸君大家止於此等。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吾未見剛

一節

觀聖賢言志可以知聖門之學矣夫子路顏淵孔子志有大小而公
 物之心一也豈非素所學者然哉且夫聖賢之學皆於未事之先而
 規模素定焉者豈不以志哉然而言志於聖門則必以無累為宗以
 及物為至自賢者以上大都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與進觀夫聖人
 而後知大道之公至論之極也昔者顏淵季路侍夫子欲因言以驗
 其所存也曰盍各言爾志夫彼二子者一則內重外輕伎求俱泯而
 無有於人世華悴之形一則養深積厚克復漸純而無有於物我異
 同之見其乎日之處心積慮夫子益微窺之而一旦同堂考質宜亦
 無過是者故子路之以車馬輕義與共與敵對也顏淵之以有善有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勞不伐勿施對也所謂取諸素懷以相命也且夫人品之不高學問
博學之也暢
 之未粹大抵始于日用取子之端而利心之不化終於道德虧猷之
 際而名念之未忘使盡得若由與回者起而周旋身世之交進修德
當宕容與
 業之大則乾餼之愆釋緇衣之好教非復晚近之風流也且滿假之
 盡消而於伐之胥泯殆不類人賢以下事也二子之志則亦庶幾乎
 聖人之徒者矣而子路曰盍進觀於夫子之志乎是必有異今天聖
 人之志亦初不甚遠於斯人之志其不有諸己者非以為清虛也蓋
 所以普物物而無心其必公諸人者非以為恩澤也恭所以體生生
 而不匿若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斯言也心入萬物而渾乎有
 造化與遊之思身生叔季而穆然為皇初以上之想以見顏淵季路

之志致未懸殊也。而孔子深遠矣。夫惟聖門之教虛而無我實而同。
 物是故隨其器量之大小淺深而皆不謬。予聖人之意然則學為夫。
 子者顏淵也。進於顏淵者李路也。

伯漁仲先生曰：矩步稍依時賢，排宕俊拔，盪以古情。王唐為輪，歸

金作馬

顏淵李路

全章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伯漁仲先生曰：矩步稍依時賢，排宕俊拔，盪以古情。王唐為輪，歸

金作馬

之志致未懸殊也。而孔子深遠矣。夫惟聖門之教虛而無我實而同。
 物是故隨其器量之大小淺深而皆不謬。予聖人之意然則學為夫。
 子者顏淵也。進於顏淵者李路也。

觀聖賢言志得大公之道焉。夫子路顏淵孔子聖賢之志異也。而要

便不作世語

其同物之心。寧有殊哉。蓋昔者先王之世。風嘗淳厚矣。在物而不吝

在我而不驕。以我及物而不勞。此世道人心之盛。而聖賢所欲華

挽之於三代之隆者。也是故達則顯之為功。而窮則蓄之為志。一日

者。顏淵子路侍於夫子。此其考德問懷之時。與而夫子遂以益各言

都括定事

爾。志命也。維時子路則言之。由之學於夫子有年矣。夫豈無所願者

恥。岐求之非。滅庶義利之能。決是故車馬輕。與共與。敝是由之願

已。夫車馬贈言。賢大夫之風也。緇衣改為是古風人之誼也。子路

有焉。維時顏淵則又言之。回之從事斯道亦已久矣。夫豈無所願者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由克己以幾無我。緣心齊而進。渾忘是故有善有勞。不伐勿施。此回

之願已。夫善世不伐。是大人之見也。有功不德。是君子之終也。顏氏

庶幾焉。乃子路之意。以謂益進而折衷於夫子。哉。維時夫子則又言

之。吾之與二三子。皇皇者獨何心哉。竭吾誠以仁吾類。故罔知奔走

之為勞。畏天命而悲人窮。斯不以殷勤而告瘁。是故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此吾之願已。夫萬物得所。是造化之心也。天下為公

是大道之行也。斯則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者乎。合而觀之。由氣數之

風。臻道德之路。涵養深而勲業歸於性。分功化盛而物我同遊。爭

天機。聖賢之學。雖未見之行。事而其志可親矣。

伯漁仲先生曰。敦崇古體。時映風華。三峰並峙。望之喬然。政以微

帶青錄 彌見跋

顏淵季路 全章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歲寒然後

彫也

節有待而見聖人托物以興焉夫松柏不以歲寒重然松柏之後彫則以歲寒知節之有待而見也類如是夫且夫天又之際蓋難言之

證服天際

當天之未定而論人與人之未定而論天是果可以得天意之所在與夫人品之真矣乎說在夫子之言松柏已夫曰歲寒所謂天定也

出題老蘇不可當

於是可以論人矣曰後彫所謂人定也於是可以論天矣氣化之推

存

遷而適際夫芳菲之會物之所榮者松柏不以為瘁也然而氣蕩情流未足以貞性命之理是故物不異而松柏之所以異於物者亦不異節序之流易而適值夫昌亨之時天之所施者松柏不以為拒也然而並生雜化未足以見天地之心是故松柏不顯而天之所以厚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於松柏者亦不顯歲云寒矣落其實而取其材於是乎與草木同其

升沉意亦理之所必至者而松柏不爾也霜霰雖威物猶得而凌之

則歲寒賴有松柏而入乃得而知之曰此松柏之操也已松耶栢耶

楚語

撥其枝則傷其心於是乎與萬物殊其除陽意亦氣之所偏異者而

歲又不爾也性植雖異天又試諸艱焉則松柏更賴有歲寒而吾乃

此意尤高

得而知之曰此天之所以生松柏之意也已嗟乎一松柏耳當夫候

之未央衆方競為繁華之慕及乎時之既逝世乃發其幽貞之奇則

中庸懷如詩合是長懸曹生論筆意

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斯世者何可以一時之顯晦自阻而世之觀

人者苟不於其節晚歲晏又何足以槩人平生也乎

伯漁仲先生曰一片文情如幽谷孤鴻理致高騫不類人間鍾鼓

物有合乎時者。聖人感之。而與歎焉。夫可舉而舉。可集而集者。雖之時也。觸物而知時。其會于聖心也深哉。且夫身世之交。動以赴其會。而靜以審其幾。是故動靜相生。而時出焉。明乎此者。雖物類之微。偶有感於吾前。蓋無在而不發。其藏身之智。利用之神也。蓋嘗曠覽古今消息之端。深觀物我避就之故。盈虛者如彼。而變其微也。屈伸者如此。而感甚速也。故有嗜欲以亂其天機。則雖事會至而淹留無神。毋以觀乎世變。則或事機違而苟冒。若是者。吾以為殆物之不如今。夫有鳥高飛。傳于天矣。遊寥廓而窮冥冥之慕。何其舉之迅以疾也。旋且來下止于梁矣。覽德輝而為泄泄之羽。又何其集之安而舒也。

叔村制義初集

上論

蓋色斯舉翔而集一物雖小可以喻大昔者夫子嘗感茲興懷而不

禁重歎也曰斯其山梁雌雉也哉載飛載止者其性也而自旁觀者

視之則其飛也感乎其不得不飛其止也應乎其不得不止率其性

而智自生焉惕躍潛飛一動於天之所不容已時哉其知易之通乎

俛喙仰顧者其常也而自有心者得之則一俯仰之間而若必圖乎

俯仰之適一食息之頃而若必順乎食息之安循其常而變自達焉

利害攻取不迷於事之所未形時哉其閱世之深乎吁夫子之歎為

雉發也而不僅為雉發也人事之倚伏無端而知幾者其神天隨之

變化難明而通微者其聖蓋吾夫子自朝家進退之間以至於言嘿

動息無不應節而合宜者由斯道也山梁之歎識者以為會心遠矣

鳥情易

危微外理

幾是猶也

伯漁仲先生曰內究經書外參莊老俱入其元昧三分故身世之
間淹透如此名言紛出如奉燕乘滿斗

飽斯舉矣

時哉

榕村制義初集

上論



求爾何如 點也

聖人進考三賢之志可以觀其所與焉夫由既言志乃三子則皆得問而後言也卒其所與者在於點意深哉昔者聖門用世之選自子路而下如求如赤蓋並稱焉其為藝且華大子亦嘗為當世卿大夫道之獨至於行藏之大致則顏氏之餘鮮有聞者則甚矣學而能得其大者之難與一日子路言志孔子哂之於是三子謙以待問而對乃先之以求赤後之以曾點無亦以點方鼓瑟而後之與抑知其有所異於三子而姑使三子先之也惟求也奮其宰邑之智擇形便以自期效至於卓民道慚於制作其自量可不謂審與惟赤也振其立朝之度徵盛典以周旋散云以擯君聊藉以稽古其自處可不謂恭

卷村制義初集 下論

與于時夫子默然未有與者而點也肅爾於希聲之餘從容為異撰之請此其於夫子酬知之問若不相應然而及良辰而蒙諦挾童冠以偕遊濯風泉以自潔發清商而歸休以是而窺點之心非夫志有在者不爾也以是而觀點之道非夫內有餘者不能也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無可不可惟達者其庶幾時止時行微斯人而誰與夫惟觀夫子所與於陋巷舞雩之中然後知聖門用世之學大矣

一 諸論 先生曰高淨老到極其行墨有若花微笑之妙

聖人進考三賢之志可以觀其所與焉夫由既言志乃三子則皆得問而後言也卒其所與者在於點意深哉昔者聖門用世之選自子路而下如求如赤蓋並稱焉其為藝且華大子亦嘗為當世卿大夫道之獨至於行藏之大致則顏氏之餘鮮有聞者則甚矣學而能得其大者之難與一日子路言志孔子哂之於是三子謙以待問而對乃先之以求赤後之以曾點無亦以點方鼓瑟而後之與抑知其有所異於三子而姑使三子先之也惟求也奮其宰邑之智擇形便以自期效至於卓民道慚於制作其自量可不謂審與惟赤也振其立朝之度徵盛典以周旋散云以擯君聊藉以稽古其自處可不謂恭

觀聖人之論知賢者。可以得舉賢之道焉。夫賢才難於知。不難於舉也。然求諸已。則有盡。公諸人。則無窮。而又何難知之有乎。且聖賢論治。莫大於得人人之未可易得也。自古志之矣。然而不可易得者。其難其慎之心。而要之卒無難得者。竭誠布公之道。考之聖賢辨論之際。而帝王則哲之學。備焉。說在仲弓。聞知賢之訓。而有進也。想其簡重之姿。但見求入。數政為大體之所在。而未達於聲氣之元。主敬之學。但知籲後。尊帝為職守之當然。而未明夫感通之要。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聖門之學。可謂稽其實。而究其歸矣。不知誠明有相濟之理。立項極古今帝王用之不盡是故明之所能盡者。以明及之也。明之所不能盡者。以誠通之也。虛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公有一致之美。是故意之所至。而量至之者。以虛受人之深也。意之所不至。而量亦不至之者。大公無我之盡也。今天賢才亦安能人人而知之哉。潛德之光。久矣。其顯晦於當世。但使我有汲汲旁求之雅。而無虛風昔之所見。聞吾見精誠所感。將盡入而致其情也。物以類至。又何病於應求之勞矣。間生之異。又矣。其秘惜於人間。但使我有莘莘忱恂之衷。而勿負上天之所簡在。我見氣運所開。將盡賢而用於世也。身作乎先。又豈虛為氣類之宗矣。是我舉而我知之。固我知之精也。我舉而人知之。亦無害為我知之大也。人知而我舉之。固可無遺於吾之舉也。人知而人舉之。亦可無棄於天下之賢也。此吾夫子所以精為政之道。極知人之要。雍誠通於斯義也。南面之學。不益

縣乎。

伯漁仲先生曰誠明虛公即是明目達聰根柢于此則敬簡二字亦在矣可南面理原相通細儒亦能道

焉知賢才

全諸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所藏書本起

亦其天下

三

遠伯玉使 一章

聖賢之交。印其通使。問而皆學也。夫伯玉之使。夫子之問。皆禮之常。耳。逮使著。以寡過未能對。而夫子深嘉焉。則知聖賢之學。雖其所使。猶知之已。昔夫子處春秋之世。轍環列國。不廢交遊。然其知夫子者。蓋少。知夫子而問業考德。足以與於學問之微者。又加少焉。夫自及門之莫。親聖人之策勵。而好學之選。獨顏氏為庶幾。謂其能復於善。無祇於悔。孽孽焉有過。而求勿貳也。大哉寡過之學。此豈可於當世。

士大夫求之哉。乃若衛有蘧伯玉者。可稱焉。其使人於孔子。謂是修

歲問之常。與其所考質於夫子。吾不得而知也。夫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謂是詢知交之禮。與其果能有所發明於伯玉。夫子

榕社制義初集

下論

又不得而知也。何期乎使者則已。深知夫子所問之意。而素明乎伯

玉所以交於夫子之心。對曰。夫子益欲寡其過。而病未能斯言也。可

不謂謙而光。曲而多中者乎。夫人當其未事於學。則自以為無過者。有矣。至於檢察愈精。而愆尤愈甚。俯仰周旋。不至浩然無愧於天地。

而不止也。斯其學何學。而可易能也哉。且人即知從事於學。而自以為苟免於過者有矣。至於知見日卓。而悔吝日生。潛修默化。不至臨

然可質於神明。而不妄也。斯其心何心。而敢自謂己能也哉。蓋夫子

中身而學。易方皇皇乎入過之無蘧伯玉。艾年而知非亦兢兢於寡過之事。宜乎進退卷懷。深合於行藏之意。而昭節冥行。無愧乎儒者之修。夫子聞斯言而有合也。於其出曰。使乎使乎。重歎於使者。蓋所

門之莫親聖人之策勵而好學之選獨顏氏為庶幾謂其能復於善無祇於悔孽孽焉有過而求勿貳也大哉寡過之學此豈可於當世

士大夫求之哉乃若衛有蘧伯玉者可稱焉其使人於孔子謂是修

歲問之常與其所考質於夫子吾不得而知也夫子與之坐而問

焉曰夫子何為謂是詢知交之禮與其果能有所發明於伯玉夫子

榕社制義初集

下論

又不得而知也何期乎使者則已深知夫子所問之意而素明乎伯

玉所以交於夫子之心對曰夫子益欲寡其過而病未能斯言也可

不謂謙而光曲而多中者乎夫人當其未事於學則自以為無過者

有矣至於檢察愈精而愆尤愈甚俯仰周旋不至浩然無愧於天地

而不止也斯其學何學而可易能也哉且人即知從事於學而自以

為苟免於過者有矣至於知見日卓而悔吝日生潛修默化不至臨

然可質於神明而不妄也斯其心何心而敢自謂己能也哉蓋夫子

中身而學易方皇皇乎入過之無蘧伯玉艾年而知非亦兢兢於寡

過之事宜乎進退卷懷深合於行藏之意而昭節冥行無愧乎儒者

之修夫子聞斯言而有合也於其出曰使乎使乎重歎於使者蓋所

以深嘉乎伯玉伯玉之心至於能使其使知之又能使夫子聞而
之嗚呼伯玉亦賢矣哉

脫去此題習語而說理處之關生滿却極文章之變

伯漁仲先生曰寡過二字自是夫子與伯玉相切關丹頭一察二
問浪不徒然如題序過此等評章油然雅俗文心與筆情俱

遠伯玉 一章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title '榕村制義初集' and '下論', and a large, faint circular seal impression.

賜也女以貫之

欲進賢者以反約之功先發其疑而後示之焉蓋賜從事於學識而未知所謂一也宜夫子之發明焉而喻以一貫之旨哉且夫道之在人也貴約而不貴博而博者約之地也人之入道也貴悟而不貴疑而疑者悟之機也授受之間亦因其學力之所至以相驗焉而學問之要乃有以共喻于其微矣昔子貢之在門以聰明之科而從事於博聞強記之勤夫子以為返約之有具也然以英敏之資日馳情于廣攬宏搜之務夫子尤以為探本之宜精也一旦以學識之多者為賜質焉不使賜自考其為賜而使賜共証其為子夫固知賜之必疑也夫亦知賜之將悟也夫人當其平居砥礪肆力於浩博之林亦自

榕材制義初集 下論

以為古今之至學不外此而逮乎積累功深貫通有漸未有不惕然深思而疑夫泛濫之無當者想子貢於斯時幾幾近之矣方信忽疑之間賜其果將悟也而夫子為容已乎夫子曰賜之所謂非則誠非也學焉識焉而吾不幾勞乎無亦有深於學識之中者乎多學焉多識焉而吾不已泛乎無亦有超於多學而識之外者乎博物洽聞之功雖吾所不敢廢而要以詩書禮樂涵泳焉而得其精華則由此以會通亦何者而非神明之所主方名象數之末亦吾所不敢遺而要貴也以貫之以夫人性命實融焉而得其大原則本此以盡變亦何者而非神化之所讀一以貫之子之學固如此而賜可釋然悟矣而賜可糊焉求矣啟之於由博而約之機示之於自疑而悟之際此賜所以卒能因

文章以求性道。而要旨之受與曾氏並。然則多學而識。又安可少乎哉。

伯漁仲先生曰。然非與不呆講。却從疑悟。開頭難勘。一點便明。以貫之二。比大見儒宗實際。

寫他女以貫

榕村制義初集 寸壽



此書係五山天原對治定著
其於此是以前所無其本在榕中與其新開疏補也

本館印行第廿五號

語大賢以為邦為之無四代以立極焉夫禮樂備然後為邦之事全也虞夏殷周善者師之斯聖人所宜為顏子告者哉意謂吾人學問成則經濟從而興焉蓋不可以苟焉而已也義極於天人之精而制準於古今之備知此者可與論為邦矣夫以今日而言為邦則際變提○總○之○字○通之時以立恒久之道生明盛之後而盡斟酌之詳若是者未嘗不稽古而得也蓋昔者三王之正嘗若循環矣彼夫托始於陽氣之初履端於地維之首今非不善也要不若寅建之得天而為人事之紀是故吾得夏時焉行之而後天道順而百度可舉已車輿之制有五馬有金焉然以之行地無疆則貴乎配地而昭其質也惟殷之木轆

蔡村劄義初集

下論

則堅樸之美完是故有殷而輅可乘也冠冕之制有尋焉有次焉然以之象天居上則貴乎配天而昭其文也惟周之五冕則尊嚴之道備是故監於有周而冕可服也至於治定功成而樂興焉樂者象成者也德莫高於虞廷而夏商以還多慚德矣舞莫隆於蕭韶而護武而降有遺音矣迄於今而九成之容猶新勿謂皇初不可作也若是乎一王之制成也改正朔易服飾率以告成功於神明而頌聲興若是乎萬世之法亦定也窮三統之元裁文質之變要以協盛德於中大而美善備乎此夫子作春秋之志也非夫顏氏之子學庶幾於王佐者而何足以闕於斯也乎

精潔似陸萬開名作

伯漁仰先生曰不生奇議惟取確當至於確當之極則奇偉在其
間矮子烏得而望之

行夏之時

四合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partially obscured by ink smudges.

明內治之要而其當憂者在矣夫內治誠脩則遠人非所憂也而况邦內乎為季氏者其無徒以子孫憂為解哉今夫謀人家國者蓋不勝其功利之心而必為長慮之說以支之夫不審乎內外之勢自強之道以為國家固不拔之基而乃屑屑為利害之謀亦慮之淺者也季孫之事子以為為子孫憂乎吾謂特患貧與寡耳夫子而識患貧與寡也則亦有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固吾之所聞者而非苟為迂濶之譚也蓋不均則或求其寡而不可得也均則雖寡焉不至於貧矣不均則欲求其和而不可得也均則必和焉且不至於寡矣不安則或求其貧而不可得也安則雖貧焉必不至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於傾矣是故明乎守富之道則切切焉為不足之慮者妄也察乎定傾之理則鯁鯁焉托為無窮之憂者亦惑也雖有外患也虞隱為疆場之禍方且反身脩德盡其格律之方其不來也不能致我於危其既來也方將偕彼於安夫為國家而為其子孫計深遠者不當如是乎哉由求而欲相夫子以有成也盍姑思其外懼何以綏之勤其內亂何以靖之下則欲其保世承祧不泯桓僖之勳上則欲其共職叙班共奠周公之典於以憂季孫之憂也意庶幾乎若乃邦家多難而伐邑是亟文事不講而耀武為先且曰吾為子孫勳云爾則是所憂者非所憂而其所謂不足憂者乃吾所以謂大可憂者也此吾所聞安傾之理與二子異者若其心實不過貧寡之患則又非吾所能知

○獲○破○冉○子○言○中○意○中○事○

○自○全○意○自○密○可○悟○聖○言○化○工○之○妙○

○純○無○缺○壞○添○補○之○迹○而○理○

○流○於○庚○極○明○

○方○切○在○

○季○氏○身○上○

伯漁仲先生曰題是三節線來渾似一片大要由求只知愛不知
患耳愛非所愛定懼而患自然脉線相呼至其運用安詳風雲入
懷許大經營和絃鼓之

不患寡而句口氣蓋言寧寡不可不均寧貧不可不安也以均則
雖寡而無偏枯之弊故無貧且均則必和和則彼此相濟并可無
寡由是而安則雖或不免於貧而斷無傾矣蓋傾之患甚於貧貧
之患甚於寡擇善取其輕故夫子釋所聞之意如此 自記

丘也聞有

至末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述古而思其人聖人有無窮之義焉甚矣人之品至相遠也有見者

有未及見者聖人所以望古而情深哉且夫居一日而上下古今未

嘗不レ意之所懷者與古今人相期也若乃留連緒說揆之隱衷質

之當世其間符合之故往往難言者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有懷難

觀而所以與感之由其致一也吾今者退欲與天下厲名節之坊以

挽風聲之激進欲與天下抒德業之素以幾大道之行是故遐思而

勞覽焉於耳目之所觀記何嘗不庶幾遇之而奈何其有不盡然者

民彝之真未泯而善善惡惡猶有先民之遺也風雅之澤未衰而巷

伯縞衣卓乎嘉修之士也迄於今委佩相從者饑渴以投懷盟耳山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希榮後色行以古人之澤昌岩

不レ可制 朽者嘉遯而若免吾幸得與若人者生同世行同業庶幾資之以寡

過而無負乎疇昔之所聞而思思而願見者耶雖然吾之所以期於

世者誠遠而待斯人為不薄也趨舍定乎素而業必規於經濟學問

之全消長存乎時而身必繫乎天命人心之重是故其隱居也非徒

隱也萬物一體之志窮則養之而仁義之心得我而存其行義也不

徒行也萬物得所之道達則施之而堯舜之澤於我而見若而人者

非無好也而願矢於兼善之公非無惡也而念極於悲憫之切此其

與介然自守而懷獨行之心者其規模相越豈不遠哉意者觀書於

蘊保之際而寥寥相符玩易於潛見之交而幾幾觀止也乎而惜乎

徒聞其語也蓋或有人焉當吾世而不相知而三代之英我未之逮

也。吾今者亦博觀焉。廣求焉。庶乎得若人。以幸天下。而古名世之風。烈猶有存者。

伯漁仲先生曰。情文猶曳風藻。嗣之。未段。眼短情長。絮之。滯之。竟示着一熟語。誰能知之。

見善如不

全章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大學一經

中庸

孟子

論語

君子學道則愛人

道有益於君子。誦聖訓而知其當學也。夫愛人者。君子之事。而惟學道則能之。夫子之訓。不有可述而微者哉。意謂首者先王之世。人有士君子之行。豈獨其風古哉。抑亦教化之理明也。吾儒身任名教。將以慈祥。慍悌之化。與天下之君子共勉焉。而豈敢以忘其師訓者。至厥素心乎。猶憶夫子疇昔之誨。蓋不僅為君子言之也。而其言之首及於君子者。可述而誌也。且不僅為君子之學道言之也。而其言學道之切於君子者。可欽而誦也。今試舉之。有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凡君子。另。提。分。顯。然。好。德。於。之。武。城。有。聞。情。德足。長人則稱之。曰。君子即如今日之賢士大夫。齊其倫也。凡德足率眾則亦名之。曰。君子。即如此邦之薦紳有德。皆其選也。微之。在性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情之內。而顯亦不廢。夫律度聲容。亦云古之君子所以養德於中和者。恃有此具焉耳。然以此為陶淑之資。即以此為享惠之本。是先王所以收多士之藹吉。而媚于庶人也。而夫子之訓。已然。夫之在禮樂之原。而細亦不遺。夫誦誦咏歌。蓋云道之所在。所以廣教於優柔。亦先自民上焉耳。然以此為直溫之養。即以此為子諒之流。是感世所以多被服乎。儁雅而福遠。蒼生也。而夫子之訓。又已然。然則世不可無君子。則君子不可無道。先王以是動作興焉。而使天下共入於君子之途。故忠厚篤摯之人多。而頌聲丕振也。慕古以嗣徽音。而敬講後起。無侈明之責。君子不可不愛人。則君子不可不窮道。吾黨以是勸訓。地焉。而不至有獨為君子之譏。亦安在鐘鼓管絃之聲。衰而王

澤微缺也。尊師以宏雅化而敦謂斯世無三代之英武城。雖小將。君子焉偃其以聞諸夫子者。使諸君子共聞之也。抑亦夫子之志也。
伯漁仲先生曰。呆講不活。跟講不大。題有二難。焉又無語不從。所
聞領出而風華掩映。又何麗以則也。

君子學道

榕村制義初集

下論



伯漁仲先生曰。呆講不活。跟講不大。題有二難。焉又無語不從。所

君子焉偃其以聞諸夫子者。使諸君子共聞之也。抑亦夫子之志也。
伯漁仲先生曰。呆講不活。跟講不大。題有二難。焉又無語不從。所
聞領出而風華掩映。又何麗以則也。

中庸論君子以盡道為心而已。夫位之所在，道之所存也。君子務盡其道，而於外焉，奚願哉！且夫道之不行於天下也，由夫人以有待之心行之，而道始隱。夫道則固無待者也。知道之所在，而道不可以他求，則知心之所安，而心不可以二用。夫如是，則必歸之君子。君子者，體道之盡。凡夫身之所處，隨在而見天命之性焉。存心之察，凡夫心之所感，隨時而有未發之中焉。其殆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乎？
○二義別。兩句。其。確。
 道無所謂位，即吾之所素者，而位以名自天下視之，則亦位焉爾矣。
○其。字。亦。出。
 而君子曰：吾位是在，吾道固在是也。隨舉一境，而皆有難盡之分。吾方勉焉以盡其分而已矣。分之所未及，則不以願望之懷而為求。

榕村制義初集

中庸

位之思也。位無所謂素，即吾之所行者，而素以名自天下觀之，則亦素位焉爾矣。而君子曰：吾之素位，即吾之素心也。隨舉一境，而皆有自定之天。吾方優游焉以樂其天而已矣。天之所不可知，則不以意願之私而易履道之素也。且夫難定者，位也。吾焉知夫今日之所謂位，非異日之所謂外，然而不敢忽也。時雖不同，而同者道。遇雖不一，而一者心。君子固已確然不易者，示天下以修身盡性之坊，而曠觀域外者，焉足以知君子之心也哉！且夫預定者，願也。吾又焉知夫今日之所謂願，非異日之所謂行，然而不敢紛也。藏器待時，而不得為萬物始知幾如神，而靡敢為天地先。君子固以寂然不動者，示天下以安身立命之宗，而營念無窮者，又焉足以明君子之志也哉！君子

之於道如此。是亦至費而隱寓焉者也。

伯漁仲先生曰：辭題而止，不別生義而名言紛出，已覺庸庸凡凡之臭。

君子素其

二句

容村制義初集

中庸



伯漁仲先生曰：辭題而止，不別生義而名言紛出，已覺庸庸凡凡之臭。

素富貴行乎富貴

君之行素於富貴微之矣夫位不盡富貴也時乎富貴則君子之
行存焉君子之於道何如哉且大道無往而不在君子之體道亦無

時而不然此豈可以勢分之說拘之哉故當夫勢分之隆人以為得
意之會者君子以為盡道之境也吾言君子而以為素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然則遇無窮而道亦無窮者君子之所以安命於位也道不
變而遇亦莫之能變者君子之所以盡性於行也試即以富貴觀之

極人世所為不恒有之遭逢以常人處之鮮不有淫心焉否則輕富
貴以自高者有矣而以觀君子未嘗於富貴重而我輕也又無重我

而輕富貴之念循循焉以獨往之貞為攸往之利凡其乘時而駕乘
榕村制義初集 中庸

權而馭者一皆道之與位俱亨者也則勢在而理為之主已極古今
所為不可幾之時會即以賢者處之希不有溢志焉否則忘富貴以

自逃者有矣而以觀君子未嘗外道而求富貴也又無外富貴而求
道之心凜凜焉以自守之嚴為自任之重凡其黜昭於天壤聲被子

來茲者一皆位之待君子而後著者也則數隆而道與之符已足知
君子無藉於富貴而富貴必藉於君子是何也分益優者責益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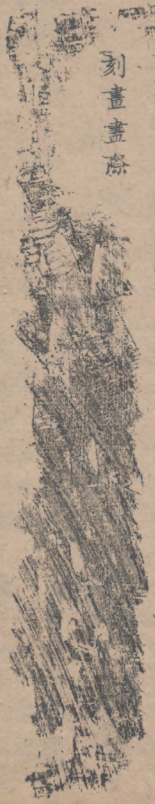
非恬淡者所能勝也德配天地而後為有功之尊行合神明而後為
不回之福斯惟君子自盡其天職故至於中和位育而於位非有加

抑知富貴得君子而美益彰君子亦得富貴而道益進是何也境愈
平者機愈微此非循常者所能察也顯之而身名不受氣數之虧微

○危○信○身○論○
之○而○性○命○不○受○天○人○之○益○斯○惟○君○子○獨○見○其○天○心○故○終○身○乎○滅○慎○
懼○而○於○行○始○無○歎○君○子○之○處○富○貴○如○此○是○亦○素○位○之○一○端○也○

伯漁仲先生曰妙於一語不鄙夷富貴是第一享受福量據現境
十分透切覺包下生情又是故獨矣盡性至命帝矩王模俱已

刻畫盡處



素富貴行

一句

格村制義初集

中庸



格村制義初集 中庸 素富貴行 一句

論聖孝得天人之合焉。大舜孝之大大以德耳。然德重而福應。天命有必然者。君子可以觀道矣。今夫言道於天下。則不外庸行以立極矣。然抑知庸行之中。而無窮之理。寓焉。極人世所為希奇。不恆有之事。要不越乎性分以相致。夫然後庸行之說全。而道之費乃益昭。然而不可誣。吾侑諸夫子之論舜矣。曰舜其大孝也。與意外之遭逢。足以美報而難語。夫馨香之格。修身以抱素。亦云無忝而未積為上。下之通。若是者。以稱孝難。以稱大孝尤難也。若舜也。側陋有升庸之具矣。受終文祖。成賦中邦矣。邇黃唐以躋於祖禰。歷夏殷而弗殄。裡祀矣。豈非以性分之美。蓋勢分之榮。而為前人先者哉。以云大孝。洵

榕村制義初集

中庸

序題俱雅

大孝已。雖然舜之得自盡者。德耳。若夫帝位之陟也。天祿之膺也。令

問之昭而景命之永也。雖益用是為孝。思慰舜之初念不及此。然

吾則斷斷乎為大德者必之必之者。何必之以天也。今夫天之生物

也。氣所必肇。未嘗息其大造之仁。而機有相感。不無別于含生之類。

栽培傾覆。斯非物理之甚明者哉。抑且以假樂之詩。誦之顯顯。令德

無與於人也。而人且宜之。宜民宜人。無與於天也。而天且申之。茲益

周家世德作求。以燕及皇天者。絃我列祖。因之詩人。敏德致戒。謂遹

茲純嘏者。可媚宗公。與愛命之符。若是其千載而一轍也。豈非天哉。

非大德而孰能當此者乎。吾於是而知舜孝之大也。以德動天而非

過也。以天事親而非過也。天人之際。誠如此其昭昭也。夫近之於

中。庸。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大。開。健。大。口。脈。絡。
修之謹遠之。即為神明之乎推之得至命達天之學而合之祇盡其
奕恒大順之理此可見道之貴矣。

伯漁仲先生曰此題推金立極而熊亞之至乃崇論秘理使馬班
夾曾而傳之優悠淪瀾成為雅節積薪之歎恐未能無動於苦
賢

每其大孝
全章

榕村制義初集
中庸



夫嘗而觀之豈然哉... 惟恐其不...
... 曰此... 宜... 宜... 宜...
... 宜... 宜... 宜... 宜...
... 宜... 宜... 宜... 宜...

夫嘗而觀之豈然哉... 惟恐其不...
... 曰此... 宜... 宜... 宜...
... 宜... 宜... 宜... 宜...
... 宜... 宜... 宜... 宜...

必得其位

四句

備言諸福之應而斷其效之必然焉夫位祿名壽諸福備矣其得也

則於德焉必之然則舜亦以德事親而已矣且中庸之道言其自得

者不言其必得者雖然不言其自得者則無以見素位無求之心也

不言其必得者則無以見體物感應之道也如夫子之言舜孝也德

福並稱而總舉而歸之於德夫當其德之修也不得為人不得為子

而外此不敢希也而及夫德之成也先於四海通於神明而其報不

可誣也則以言乎其位世之官位而以為俾致者有矣即有知定分

者於此亦謂是稟氣之清者高耳而抑知夫稟氣之清者必其稟理

之粹者也潛居而樂帝皇之道躬耕而玩天地之文此其人之所就

榕村制義初集 中庸

豈可域乎故夫位之得也必也則以言乎其祿世之言祿而以爲俸

獲者有矣即有識定限者於此亦謂是得氣之厚者富耳而抑知夫

得氣之厚者皆其得理之醇者也遠施而善受其利厚物而自菲其

身此其人之所享豈可計乎故夫祿之得焉必也有其位矣而名恒

損於位高則氣之清者猶雜也聖人之德無所於雜故氣之積而聲

流馨聞所以日遠乎况乎譽至而不矜望隆而加畏敬恭誠慎之深

鬼神不得而敗之也名之得也斷斷然矣有其祿矣而壽恒損於祿

厚焉氣之醇者猶滿也聖人之德無所於滿故氣之行而數綿元命

乎况乎年益老而道彌壯氣雖衰而神不荒精明強固之

體降陽而賊之也壽之得也斷斷然矣若是者既榮利之燕淑

身名之俱泰近有以席夫威福玉養之奉而遠有以受夫譴歌
之歸以是言福福泰倚矣而要必由大德致焉變穢歸之大孝
之沃德為之也

猶漁亭先生曰另起故字自為一節覽上文藉大舜發原推開未
梗若括亦拘提手略為示淺點明心中理解皆成別情別情非
馳言之至者自絕乎凡區也單語回抱完帳正不要多

必得其位 四句

格 龍義初集

中脩



...言之至後自強中入道而中...
...言之至後自強中入道而中...
...言之至後自強中入道而中...

中庸終言入德之方在立心而審其幾焉蓋闡然日章其心專于內
 矣復於用功之要而知之入德者舍是奚自哉今夫聖人者入域之
 優造道之極也然要其馴致於此者豈在外哉蓋其自發念趨向之
 初審端擇術之始近於實而不迷所從事焉則夫作聖之基為有本
 已○是○故○至○聖○至○誠○遠○而○微○其○量○不○可○不○近○而○指○其○方○也○吾○以○為○必○自
 為○已○之○心○始○詩○曰○衣○錦○尚○絀○夫○內○有○美○也○而○必○形○為○自○賁○之○昭○外○無
 華○此○而○適○協○夫○黃○裳○之○吉○蓋○古○人○一○服○飾○好○惡○之○間○如○此○其○慎○也○君
 子○之○道○足○以○觀○矣○精○神○極○於○樸○茂○而○用○晦○者○恒○有○昭○明○之○理○意○念○積
 於○精○專○而○篤○實○者○常○見○輝○光○之○符○其○間○也○一○如○絀○之○尚○也○而○其○章○也

稼村制義初集

中庸

又何異于錦之衣也此與小人的然日章較然異矣是故外見為
 淡也而中之不厭者存焉外見為簡也而中之文蘊焉外見為溫也
 而中之理具焉所謂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者如此雖然其幾不可
 以不審也人皆知遠之為遠而不知所為遠之近人皆知風之為風
 而不知所為風之自人皆知微之為微而不知所為微之顯若是者
 惟君子知之惟君子本為己之心而知之也如是而不可以入德矣
 乎○益○至○實○之○謂○誠○必○未○乎○務○實○之○心○以○基○之○還○澆○反○樸○以○積○於○真○淳
 乎○將○上○下○分○結○至○誠○至○聖○人○括○似○為○劍○解○其○意○類○悞
 不○破○不○知○弊○門○下○高○有○參○到○此○者○不
 而○无○妄○之○天○可○漸○近○矣○通○微○之○謂○聖○必○由○乎○察○微○之○識○以○啟○之○窮○理
 盡○性○以○極○於○休○明○而○達○天○之○詩○可○與○幾○矣○有○志○於○中○庸○之○道○者○誠○思
 高○絀○之○箴○服○君○子○之○義○凝○神○一○氣○而○切○體○近○思○於○以○自○進○于○聖○人○之

域不難也

伯漁仲先生曰按題寓來似註疏似口義圓淨曉暢大要此章是
收縮上文開示後學津筏看此一提一收提何等眼目持此二
義向程朱席上講過諒為首識

荷白衣錦

一節

裕村制義初集

中庸



吳郡張氏

吳郡張氏

吳郡張氏

吳郡張氏

樂天者保 保之

微保之所及詩之言畏者可稱也蓋樂之與畏其量則不同矣而所保固以異焉我將之詩非畏天之明訓哉今夫有國家者莫不有保世滋大之心焉要以造端於意念之間而規模見焉已撫方夏者大度之規守成緒者小心之積故夫心之即為天而繫人國家之命也自古誕之矣吾言樂天畏天者既如此矣樂天者非謂其煦濡於弱小之足稱也彼實狀順逆之形而有萬物歸懷之隱焉其氣象一何宏也畏天者非謂其震疊於強大之足尚也彼實操敬肆之機而有脩身致命之理焉其神明一何深也是故樂天畏天者亦自其交鄰見之爾而吾以為保天下保國端不外此天下者民物之所托命也

榕村制義初集

十五

思上帝立君之意蓋不勝極其仁愛以鑒觀有德然後畀我嘉師焉今日者一念之和祥以無間於天下者無間於天即可以無間於天者無間於天下考之今古則天開一代之基者必是人也故或得之其身或得之其子孫而皆可以天下歸之國者先國之所克奠也念祖宗締造之艱益不啻彈其憂勤以凝承眷顧然後被絃疆土焉今日者一念之兢惕以無忘於國者無忘乎天即以常存乎天者常存乎國考之今古則夫鞏宗桃之奉者必是人也故或固侯服之封或承九疇之重而皆可以保國統之兆將之詩不云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夫周自高山荒作而後隱然玉迹之收基作豐伊匹以來獲乎人命之既蒞爰及後嗣其保天下也蕩矣而其將享於郊壇之間

吾聞觀近臣 所注

觀人之法。知主之為道重矣。夫近臣遠臣，有所為主焉，有所主焉。古之觀臣者，蓋以是觀之。然則君子之於主也，豈偶然哉？且夫交與之際，人品之所見端也。匪獨聖人而已。蓋自古好修之士，未嘗不恨其所以往來者。夫然後心迹昭然，可考而德名不毀於時也。孔子之所主如此。雖然，吾又嘗聞之矣。物不可以苟合，其端蓋在性情。趨舍之素入，各從乎其類。其道乃在聲氣。應求之先，即以主之一事言之。

蓋有以其所為主，而觀近臣之法焉。臣之近者，吾容有不知。豈遠臣而皆盡不知者乎？是故不知其近，視其遠，蓋雖或奉君命而為之主，而其朝之於私者，不無投合之誼也。德業開望之英，嗟肯適我。此一

榕村制義初集 下孟

臣者，其為吾國之良與？非然則未可知也。是觀近臣之法然也。又有以其所王而觀遠臣之法焉。臣之遠者，吾容有不知。豈近臣而皆盡不知者乎？是故不知其遠，視其近，蓋雖或以君命而主其家，而其要之於父者，不無結納之驩也。仁人君子之旋，吾得遊焉。此一臣者，其為他邦之彥與？非然則又未可知也。是觀遠臣之法然也。在昔有道

俯仰上下瞭然眉睫雖若一實○主○然○非○廣○通○若○服○何○能○數○

之世，近不蔽於在庭，遠不遺於側陋，故同朝之薦，以咨之四門之實。以試之。其君子小人之辨，固已若陰陽異處，顯然於天地之間。逮乎叔季以來，或為君擯而撓英賢，或為君使而通上國，而近則有賦詩贈言之雅，遠則有觀風問禁之盛。其名卿大夫之倫，蓋亦清濁殊流，翩翩於亂世之表。天主之一事，其足以觀人如此也。孔子何人而編

以所主議之

伯漁仲先生曰：疏拂通而以韻容行之，至於言參風會坐屠端而
建寶刺據古解嘲寧有堅壁

吾爾觀近

所主

榕村制義初集

下孟



敬寶陳其子孫改定其遺書

伯漁仲先生曰：疏拂通而以韻容行之，至於言參風會坐屠端而

建寶刺據古解嘲寧有堅壁

極言聖道在乎觀者之善學而已。夫聖之所處高，故人之見聖，夫夫
 惟善觀者能知之。惟善學者能至之。耳。意曰：言道而不以聖入為宗，
 則雖欲窺斯道之全體，亦孰從而求之哉。然既知求道於聖矣，而又
 必得夫觀之之法，與夫學之之道，而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
 可識有所躡習，而漸可能試言之。夫聖之視天下，何如也。德足以兼
 天地而立人類之宗，道足以濟無窮而定萬世之極。此豈渺然絕人
 寰以為異哉。而所處然所見然，雖聖人不自知也。是故陟東蒙而覽
 窮曲阜矣。躡秦岱而目營四海矣。此在孔子有然也。何其大也。且云
 下之觀聖，何如也。聞乎詩書禮樂之說，足以統道術之要，同講於皇

格於刑義初集

下益

王中正之傳，足以黜諸家之淆亂。此豈謬然與曲學而爭鳴哉。而所
 處然所見然為聖人之徒者，亦不自知也。是故望洋向若而表流微
 矣。迷聖宗經而百氏廢矣。此遊於聖人之門者有然也。何其大也。夫
 聖道之大如此，吾何以觀之哉。人見其流之衍，而不知其源之長。人
 見其暉之新，而不知其精之盛。夫聖人之日出無窮者，豈徒然哉。奈
 之何。猶末而忘本，茹其華而不既其實也。吾且與之溯萬派之未分，
 闕二曜之罔象。彼天下之善觀聖者，夫亦可以返矣。觀聖之術如此，
 吾又何以至之哉。未至於充然有得，則難語夫造之深。未至於斐然
 可觀，則無由以大。而化夫君子之望道為期者，亦豈易至哉。泰之何
 薄，特寡蓄而希其光。躡等疾節而登於岸也。吾且與之攻典於祭，則

去聖入之世 甚也

大賢欲自附於聖人而較其時與地之近焉蓋時地之相近而聖賢
先後生焉者非無意也孟氏及此其自任之心蓋可想矣意曰天之
隨以生聖賢者豈偶然哉或遠邈而接其緒或師授而衍其傳恒若
有天心在焉然則吾徒而果以聖賢自待其身其於離續久近之間
必有所處而亦知天之所以生我者不偶然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既非如五百之相望又不若並世之相資二者之間將安
所居哉而以吾度之聞非謂其音容之寥濶蓋流風餘韻之已渺而
契合必藉乎精神見亦非謂其色笑之親承蓋典型矩矱之未湮而
師資猶存乎觀記今者去聖人之世百年之間能幾何哉推之以天

榕村制義初集

下孟

數之隆不過如虞夏之傳歷年再百殷周之盛繼世猶興實之以人
事之通亦且無異於敷華之業緒於文命而湯武之刑修於胥保也
蓋其去之未遠如此不可謂非今日之幸也雖然遇合遠逢之故亦
極難言耳在昔唐虞群后殷周諸臣者其人雖非一土之所生然而
堯舜湯武之道已行乎天下故其人之聚也易而其道之符合無難
也孔子布衣道不遠加乎天下而修於鄒魯之邦以待來者百十年
間家殊學而人異說紛紛藉藉以亂聖人之宗者壤相接地相屬也
夫不生於禮樂仁義之鄉沐浴而佩服焉其為習俗聞見之所移者
又何可勝道哉吾今自念焉其地則蒙澤之封也其文則易象春秋
之舊也其人則高第弟子之遺也少而嬉長而習則皆俎豆弦歌之

○ ○ ○ ○ ○ 神 ○ 在 ○ 阿 ○ 堵 ○ ○ ○ ○ ○
○ ○ ○ ○ ○ 罷也 ○ 或者 ○ 天 ○ 啟 ○ 聖 ○ 人 ○ 於 ○ 茲 ○ 邦 ○ 而 ○ 又 ○ 將 ○ 引 ○ 其 ○ 緒 ○ 也 ○ 攷 ○ 之 ○ 年 ○ 代 ○ 而 ○ 如 ○ 彼 ○ 返 ○
○ ○ ○ ○ ○ 視 ○ 所 ○ 主 ○ 而 ○ 如 ○ 此 ○ 謂 ○ 應 ○ 天 ○ 之 ○ 運 ○ 馮 ○ 所 ○ 不 ○ 敢 ○ 知 ○ 要 ○ 其 ○ 在 ○ 我 ○ 者 ○ 亦 ○ 烏 ○ 可 ○ 以 ○ 夢 ○
讓 ○ 子 ○ 哉 ○ ○ ○ ○ ○

猶漁仲先生曰屈指打算天地久三合不由他神朝不濟寫來如
生似是三毛既加兩睛既點之後



受聖人之

甚也

榕村劄義切案

下並

士而五三子孫也也

而然知水委也

○ ○ ○ ○ ○ 夫 ○ 天 ○ 之 ○ 道 ○ 運 ○ 轉 ○ 不 ○ 常 ○ 也 ○ 聖 ○ 人 ○ 亦 ○ 在 ○ 其 ○ 中 ○ 矣 ○ ○ ○ ○ ○
○ ○ ○ ○ ○ 夫 ○ 天 ○ 之 ○ 道 ○ 運 ○ 轉 ○ 不 ○ 常 ○ 也 ○ 聖 ○ 人 ○ 亦 ○ 在 ○ 其 ○ 中 ○ 矣 ○ ○ ○ ○ ○
○ ○ ○ ○ ○ 夫 ○ 天 ○ 之 ○ 道 ○ 運 ○ 轉 ○ 不 ○ 常 ○ 也 ○ 聖 ○ 人 ○ 亦 ○ 在 ○ 其 ○ 中 ○ 矣 ○ ○ ○ ○ ○

安漢李厚卷先生榕村制義二集

原在
已刻

元孫維翰重梓

大學

有斐君子

其利

所謂誠其意者

一章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孟獻子曰

一節

論語

子曰學而

一章

有朋自遠方來

榕村制義二集

目錄

君子食無求飽

一節

其二

吾十有五

一章

做蔡虛齋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做商素菴

子語魯太師

一章

子曰參乎

一章

顏淵季路侍

一章

大哉堯之為君

一章

禹吾無間然矣

一章

大哉孔子

一章

顏淵喟然歎曰

一章

唐棣之華

一章

君子不以紺飾

一章

當暑袗絺綌

二節

食不厭精

及亂

黜爾何如

一節

其二

顏淵問仁

一章

文之以禮樂

其二

吾之於人也

一章

裕村制義二集

目錄二

子曰人能弘道

一節

當仁不讓於師

至未

丘也聞有國

一章

天下有道

一章

君子有九思

一節

楚狂接輿

一章

太師摯適齊

一章

孟子

子張問於孔子曰

吾言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 吾言矣

是集義所生者 一節

夏后氏五十而貢 之國

賢者與民並耕 且為與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禹惡旨酒 一章

王者之迹熄 一章

北宮錡問曰 一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 兩章

榕村劄義二集

目錄三

告子曰生之謂性 一章

其二

告子曰食色性也 一章

孟子子問 一章

公都子曰告子曰 一章

乃若其情 三節

富歲子弟多賴 一章

其二

牛山之木嘗美矣 一章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盡其心者

一節

孔子登東山

一章

孟子曰形色

一章

公孫丑曰道

一章

孟子曰口之於味

一章

中庸

天命之謂性

一章

道也者

二節

道之不行也

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一章

榕村制義二集

目錄四

素富貴行乎富貴

一章

鬼神之為德

一章

子曰舜其大孝

一章

以王季為父

四句

斯禮也

一也

春秋脩其祖廟

齒也

郊社之禮

一節

誠者自成也

一章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一節

大哉聖人之道

故君子尊德性

一節

極高明而道中庸

二句

惟大下至誠

一章

榕村制義二集

目錄五



謝天子聖諭

一章

蘇易簡高道中書

二句

方魯子聖諭

一節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而利其利。

引衛詩以見明德為新民之本。復引周詩以見新民為明德之極。夫

德盛善至而民自不能忘矣。然又必賢親樂利無所不用其極焉。故

大學屢引詩以明明德新民之相為終始也。意謂我之於民也有適。

一不容二之性。故民之於我也有維繫不可解之情。如衛詩所謂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夫君子而何以不諠哉。吾想美君子而謂之

有斐必也。親觀其德容者也。身近其德輝者也。披其好學脩行至老

無荒。則德之進於內者勤矣。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德之充於外者

備矣。故以是而稱德之盛。是天所以予我之理。無所於虧也。以是而

稱善之至。是我所以立人之極。無所於虧也。好德者民彝之公。雖百

榕村制益二集

大學

世之下而流風遺範有盛業而興起者。何以於親炙之者乎。何則。德

愈近而愈親。自不覺其入人之深如此也。是非明德之極而有以為

新民之本者乎。雖然明德新以新民者。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

如周詩所謂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而何以不忘哉。吾想思前王而

繫之咨嗟。必有苦而今之感焉。必有今猶昔之懷焉。彼其訓迪之勤

貽謀之周。是君而兼乎師與親者也。同其風俗均其井里。是治而兼

乎教與養者也。故自是而再傳之君子。服其義盡仁。至而無不共守

其緒。自是而奕葉之小人。蒙其解愠阜財。而無不共遊其天化。成者

王道之至。雖並世而生而厚澤深仁有浹髓而漸肌者。而况於百年

隆世乎。何則。業愈久則愈大。自不覺其及人之遠如此也。是非新民

之極而有以要明德之終者乎。
願做弘正舊法終不能似真舊法。

者要

榕村制義二集

文獻



淡烟軒主人書於其不勝以是書也
榕村制義二集

所謂誠其意者

全章

申誠意之說為其已盡乎修身之要也蓋人有意而能實用其力

誠之則脩身之要得矣觀誠形之理而必誠又何疑大學謂意也者

此句切心心之所主而主於身以為家國天下之本者是故窮理所以知之

反身而誠所以務之也誠意之道何如惡惡之念發而有念以聞之

焉不能決以去之焉是自昧其本志而慝惡之念虛而不實矣必也

禁而止之使之如惡惡之真自快於己之惡而後可也善善之情

動而有情以乘之焉不能求以得之焉是自負其初心而善善之情

虛而不實矣必也禁而止之使之如好好色之切自足於己之好而

後了也欺慊皆自而無與於人正為意之為意獨知而未見乎外慎

格致制義二集

大學

其獨者惟欲誠其意之君子能之爾彼小人者非無善善惡惡之明

也幸其閒居之莫觀而肆焉以自欺遂至廢然於君子之前而掩飾

以欺世嗚呼微獨也不可欺也雖欲欺人其可哉肺腑之示表囊昭

然真見其用情於無益而適足重為君子戒也此手指日視之嚴曾

子所以惕然常發歎於茲也且夫君子之慎獨求自慊爾非專專焉

於外也然彼作偽者既欲罷之而不能則此作德者即欲匿之而不

得其檢心雖至密也然愈精密則愈廣大故能無外以體天下之物

而所謂叢然括於形者無矣其攝身雖甚肅也然愈嚴肅則愈安泰

故能從容以動至德之光而所謂僥焉不終日者免矣至於心膺體

解則正心惜身不越是而得之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吁孔門心學之

故能從容以動至德之光而所謂僥焉不終日者免矣至於心膺體

要明善以誠身馬盡矣。自曾子得之夫子而傳之。忠孟莫不由此。故
 一以戒懼謹獨。察其端。一以浩然自慊。發其妙。獲慶之旨。不亦深切
 著明也與。
 朱子晚年定本。此其義疏也。

格致訓義二集

大學



卷之十
 大學
 格致訓義二集

一以戒懼謹獨。察其端。一以浩然自慊。發其妙。獲慶之旨。不亦深切
 著明也與。朱子晚年定本。此其義疏也。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釋詩所謂父母者能盡絜矩之道者也夫民心即已心所好好之所
惡惡之絜矩之道也詩所云父母者夫豈外此傳者意謂治國以平
天下者觀家而已矣蓋闔天下雖大其心則一家之心其事則由家
而推之之事也是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天下有父母焉元
后之稱也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能舉天下而為之父母
而後天下可得而平然果何如而謂之父母哉蓋所謂絜矩之道者
絜吾心之好惡於天下而平其施者也得遂其老老長長幼幼之願
為我所好也而即民所好也自形分勢遠於是乎不能推以度民而
好其好者多矣必也以萬物並生為念欲使老有所終長有所奉幼

榕村制義二集

大學

有所養而於民之所好好之不得遂其老老長長幼幼之願焉我所
惡也而即民所惡也自分潤情疎於是乎不能推以度民而惡其惡
者多矣必也以一夫不獲為憂惟恐黎老有播遺天顯罔克念幼穉
莫收恤而於民之所惡惡之此惟父母之於子喘息呼吸而其氣必
通故能視為己身而知之之明如此也疾痛憯怛而其中必動故能
剖為己責而求之之誠如此也君子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則
清心以問下民而下無不達之隱又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則
推恩以保四海而眾無不遂之生此豈可不謂民之父母乎然則玉
者能以中國為一人天下為一家而非意之也求端於心而為美求
然而齊一家以好惡之辟猶不可况天下乎

為民父母自是作元后者分內豈所謂歌頌之說効驗之云乎程
處獨得大意通體細貼

讀云樂不

榕村制義二集

大學



孟獻子曰 一節

引大夫之信臣義者其說通於國矣。夫獻子大夫也。其於義利之坊。就。就。焉。有。國。者。可。不。鑒。諸。傳。者。意。謂。平。天。下。以。理。財。為。要。理。財。以。用。人。為。先。欲。明。人。以。理。財。者。在。乎。君。心。明。義。利。之。辨。而。已。昔。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其。言。富。馮。乘。不。寡。難。勝。伐。水。之。家。不。畜。牛。羊。正。所。以。見。百。乘。之。家。尤。必。絕。吉。利。之。徒。塞。教。貪。之。漸。其。於。聚。歛。臣。也。不。曾。盜。然。後。有。家。之。道。得。夫。利。者。人。所。欲。也。利。之。為。利。人。所。共。知。也。而。獻。子。之。言。若。此。何。哉。蓋。言。天。之。生。民。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非。使。之。恣。其。心。以。窮。民。而。已。矣。亦。必。有。義。焉。情。動。於。慈。而。不。忍。蓋。將。以。是。自。封。也。而。有。國。者。不。然。也。於。人。所。見。為。無。利。之。為。而。吾。之。心。必。如。是。而。後。安。者。吾。則。收。攻。務。焉。是。其。所。以。自。封。而。已。矣。行。蹟。於。貨。而。無。欲。亦。將。以。是。自。厚。也。而。有。國。者。不。然。也。於。利。所。不。歸。於。我。之。事。而。吾。之。職。必。如。是。而。後。盡。者。吾。則。汲。汲。營。焉。是。其。所。以。自。厚。而。已。矣。義。利。之。辨。明。故。君。子。小。人。之。途。審。使。導。利。而。布。之。而。無。俾。歛。怨。以。歸。君。義。亦。何。嘗。卒。不。利。哉。

菴村制義二集

大學

各方麓石簣二作於口氣產實輕重之間更一中明

子曰學而時習之

全

聖人論學惟不息以幾於成也蓋時習者不息也朋來由是不知不
 愠亦由是悅樂之驗而君子之歸固有入其中而自覺焉者故魯論
 首記夫子之言此以勉人意謂學者所以復性也性體無息學者亦
 惟不息其功以求自得而底於成焉爾矣是故有弗學學則必繼詩
 書吾既學之矣而非僅涉其文也程子之說涵泳焉由繹焉以蒞以息未嘗須
 臾離也禮樂吾既學之矣而非徒嫻其數也以治躬焉以治心焉一
 坐一立不可斯須去也時習如此吾知其於學也樂而玩居而安其
 理之非外得也有復而不厭之機而其生之烏可已也有動而無方
 之益蓋所謂入而後悅之者而學其益進已悅固時習之妙也然所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樂則有大焉脩於已而及於人雖殊鄉異壤而類必有應者吾德於
 是為不孤也發於通而見乎遠雖四海九州而術無不同者吾志於
 是為有繼也朋來如此吾知其於學也足以信於今行於後育英粹
 而錫類固洽性分之公得傳人而嗣音尤幸道化之盛有所謂悅而
 後散之者而學其益廣已樂固為道之志也然所性則又不存焉抱
 義而處初無求乎人知之念而怨天尤人久已泯也遵道而行容有
 人莫我知之遇而樂天命未嘗憂也人之不知如彼不愠如此吾
 知其於學也足於中無待於外人雖不知而也獨知之自得之深而
 道德之歸也有日抑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上達不已而聖賢之詣
 也可期至於此殆所謂以成德為行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而學其

有朋自遠方來

學有以及人者無間於地矣夫自遠而來則近者可知非其學之
 善及人烏能致朋之信從如此乎夫子意曰學而外物者非學也學
 而不能成物者亦非學也今既學而時習之矣想其倦焉而日有學
 學非有求於人也自得於心而已矣推其乾乾而與時偕行亦非有
 與於外也自復其性而已矣此豈能必於朋之來不來哉然而性者
 萬物之一原人之所得也吾事吾性而凡有性者皆將以觀感而
 興矣泥同類者哉善者人心之公理人之所共好也吾力吾善而凡
 好善者皆將輕千里而至矣何間於遠哉故學而至於有朋人之信
 吾善也遠方而亦有朋足以徵其信者多矣朋而能來人之從吾善

榕村創義二集

上論

也。自。遠。方。而。來。足。以。徵。其。從。者。衆。矣。所。學。者。人。人。之。所。當。學。而。非。若
 獨。善。者。之。自。私。於。一。己。是。以。其。道。貴。乎。得。朋。所。習。者。古。今。之。所。共。習
 而。非。若。小。道。之。自。名。於。一。家。是。以。其。效。足。以。及。遠。其。朋。之。賴。有。我。也
 是。進。善。之。誠。也。而。我。之。賴。有。朋。也。是。公。善。之。志。也。性。分。無。外。善。量。
 窮。朋。友。講。習。猶。是。學。之。事。也。而。說。不。足。以。喻。之。矣。
 對。下。節。不。知。看。則。有。字。個。頭。著。神。

善。人。之。所。當。學。而。非。若。獨。善。者。之。自。私。於。一。己。是。以。其。道。貴。乎。得。朋。所。習。者。古。今。之。所。共。習。而。非。若。小。道。之。自。名。於。一。家。是。以。其。效。足。以。及。遠。其。朋。之。賴。有。我。也。是。進。善。之。誠。也。而。我。之。賴。有。朋。也。是。公。善。之。志。也。性。分。無。外。善。量。窮。朋。友。講。習。猶。是。學。之。事。也。而。說。不。足。以。喻。之。矣。

君子食無求飽 全

論君子好學之心於學始終焉者也。夫求道而志存安飽，言行不加
脩飾，或自是而不求其至，當皆非所謂念終始與於學也。惟好之
君子為庶幾乎。夫子警學意謂學者何為將以致道也。致道以學人
之學焉。而以致道則以心苟非其心好之之篤，其於道卒未有能至
之者也。世有好學君子，何如用心哉。道不離乎飲食起居之質，而起
然非飲食起居所得而累君子之志定矣。志定故不奪於物，雖必水
衡門吾知其可以樂饑，可以栖遲也。君子之心安矣，心安故不願乎
外。雖華歌陸卷吾知其無慕乎鐘，鐘之奉宮室之美也。身之所行之
謂事君子之於學也。常患日之不足而不敢不敏於事乎。先難後獲，惟

格射則義二集

上論

敏之而惰，乃來矣。事而述之之謂言。君子之於事也，恒恥躬之不逮
而敢不慎於言乎。先行後言，惟謹之而業益寡矣。若是者，其於道不
自知其至猶未也。豈無間道之先乎。吾者乎。吾則就而正之，猶為而
無資焉不可也。必也求師友為之考信，然後學得衷於至是而不謬
於所之加少而為多焉不可也。必也得聖賢為之依歸，然後學可要
於大成而莫限其所至是故。君子食若忘處，若遺一動作由是也。一
傲口由是也。其慕善無窮也。有汲汲之心，而其不中於道而不止也。
有皇皇之懼，以是為學可謂好學也。已學者最之哉。

一也神行消記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

全章其二

論君子之好學始則求於己者專終則求於人者誠也夫志不存安
飽而敏事慎言可謂專矣就而正於有道可謂誠矣非好學之至孰
能如此哉夫子意謂學者既知學矣則不如其好之者然吾見夫好
之者之甚難其入也其惟君子乎今夫士而恥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不特取其充腹而已而且無求飽焉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也
君子不特取其容膝而已而且無求安焉乃其所以汲而求者則有
之矣謂夫事敏則有功也雖聞斯行諸而復如有所造而不及言慎
則寡尤也雖行而後從之而復如有所畏而不發然猶未敢自是也
懼吾學之易差於有道者則正之其視有道者不啻示我以穀率焉

榕村別義二集

上論

慮有道之易失欲有正焉則就之其望有道者不啻以彼為依歸焉
夫如是則學外之物一無所嗜學中之事日有莘莘求諸己矣而後
求諸人君子之學始如農之有畔心無越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鵠
者乎可謂好也已矣抑此篇所言皆在於務本故有時習之說而後
有朋來之樂有敏慎之功而後有就正之地皆先有諸己者也故既
云人不知而不愠而又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警學者為
己之意不亦深且切哉

渚儒無一餘字得先民體 洵意

聖人自叙其學不息而日新者也。蓋不息之謂至誠，日新之謂盛德。惟聖人自至之而自知之，故敘述以勉學者。意謂學之道其向望所歸，必初基而已定。若氣侯所至，則與時而偕行，是故其源不可絕也。其侯不可強也。夫為學之始在於辨志，吾自十有五而志于學矣。未必能見夫斯道之全體而有毅然不息之心焉。其繼在於持志。至於三十而能立也，未必能循乎斯道之自然而有卓然不易之守焉。事物之衆無非吾性分所固有，蓋至四十而始昭然而無疑也。能窮理以通於性者也。人物之生莫非自乾道而變化，蓋至五十而後洞然而無間也。能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聲之所感或容於致思焉，則耳未

榕村制義二集

論語

能順物也。逮至六十則沛然矣。感而遂通於有觸之頃矣。心之所欲或煩於擬議焉，則體未能從心也。逮至七十則泯然矣。動而不踰於規矩之中矣。此吾之所以不己其功而可以自名其至者如此。吁。學至知天命至矣。而又有所謂耳順焉。從心焉。蓋知天命者知之而已。未能與天地合其德也。神未能周於形則不可言耳順矣。形未能應於神則不可言從心矣。與天地合其德者，形神為一者也。然此聖人之事也。學者則必自聞見而積其精思，由擬議以成其變化。觀夫子所自叙則化不可以助長者，聖人猶然也。學者豈可躐等而幾乎從心之解與。舊說異，頗覺義理確實。且得聖人謙厚語氣，亦未知是否也。中間毅然卓然，昭然洞然，沛然泯然，數虛神字，形容似有

次第自記

晉十有五

榕村剩義二集

論語



管仲之器小哉

全章 做商素卷

聖人小大夫之器。疑者終不得其意也。夫仲之器。所以見小於夫子。其旨深矣。儉與好禮。豈其然乎。嘗謂學必至於聖。而後純道。必至於王。而後大。管子之功盛矣。然孔氏之徒。往往羞稱者。蓋攷之。夫子嘗有器小之嘆。云夫莫焉而不質言。此非明道術者。孰知其意哉。當日或人不足以知此。而又習聞管子之功。不敢以不韙之名歸之。故求之不得其說。而以為儉。謂儉則苦節。自將有褊心之刺。或以是見小耳。夫儉而過。誠亦器小之似。而夫子之小仲。不以其也。况其有臺榭之崇。官屬之備。烏得為儉乎。再求之不得其說。而以為知禮。謂器小而又非儉。必也。制度是守。有由謹之。譏或以是見小耳。夫知禮而拘。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識亦器小之似。而夫子之小仲。不以其也。况其有塞門之僭。反坫之擬。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乎。儉與知禮。皆非仲之所以器小。而奢而犯禮。則器之小可知。是或人之問與夫子之意相反。而適相明也。若夫推極大器之旨。則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是豈易與。或人言哉。

或人是求夫子小仲之意。非與夫子爭論。欲為仲解也。自商文毅一傳外。皆失之。然文毅於通章。答問神妙。意中言鳳高。有未濛濛處。

子語魯大師樂曰

章

聖人故樂官以審音而樂理傳矣。善矣音之不審，樂何以成乎？自禽而純而微而釋音之變也。樂之理也，皆夫子自衛反魯而與大師正樂，故其語之若曰：樂之道，篇章器數，其易知者也。所難知者，音耳。自我觀之，樂其可知也。蓋五聲六律，被於八音，而八音者，則以人之聲主之而已。收發聚散，視乎人，聲而人聲者，則以人心之理操之而已。且以一成言之，堂上之歌聲，與堂下之樂器，既備乃奏者，非始作乎。殆必視何聲之起，調則絃肉合，同視何律之為宮，則笙歌齊一。如是其翕如也。樂之始條理，則然矣。歌聲以永其言，樂器以播其聲。動而愈出者，非從之乎？聲與聲如無所於拂，律與律應無所於乖，則純如。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也。聲有清濁，可以按節而分律，有齋下可以執管而辨，則又微如也。清濁之相宣，若一氣之周流，高下之相繼，如貫珠之積累，則又輝如也。如此而樂不匹成乎？蓋其自翕如純如而微如也。聚而散也，自微如而輝如也。散而復聚也，一聚一散，足以動四氣之和焉。翕如而且純如也。同心一統之義也。純如而又微如，輝如也和而不同之情也。一合一分，足以著萬物之理焉。在工歌笙管之時，則小雅肆三樂之。一終而有雅頌，得所之美，在合樂之時，則關雎之龍樂以告闕而有。詳。盈耳之盛矣。子太師其知之。

三代以下

詳樂者皆畫餅也。此粗能想像其似，不如從前作者羅

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全

聖人主一之學。惟大賢能受而發之也。夫一以貫之。主一之學也。非
曾子孰能承其指於夫子而發之。門人哉。嘗謂聖人之道。廣大配天。
地然語其至者。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將聖門者多矣。曾子以篤
實之資。事精察力行之學。窮身而不務外求。私毅而有以致遠。是蓋
可付以斯道之傳者。故夫子時而告以一貫。蓋謂吾道之體用一源。
如此而汝平日所致力於用者。宜知其體之一也。維曾子實踐理深。
至此而泮然不疑其所行是。以受命如響。有以超然獨得乎其槩矣。
及于出而門人請其說也。乃推所自得。而以忠恕示之。蓋天地之道。
為物不二者。誠也。聖人之道行之者一亦誠也。乾元統天而資萬物。

格村制義二集

上論

之始者誠之源也。在聖人則心德無妄之盡。即學者所謂盡己之忠。
而已矣。乾道變化而正萬物之命者。誠之立也。在聖人則應物無私
之極。即學者所謂推己之恕而已矣。推而行之。子臣弟友之間。雖聖
人猶以自勵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凡吾徒奉以終身。強恕其用
也。存誠其本也。曾子自親承主一之傳。當益密誠身之功。而門人既
得聞之也。則其道益明。而其傳益遠也。

朱時時曾子如何為學既開後又如何切己加功習未安頓俱極

理實

顏淵季路侍 全章

觀賢聖言志。一公物之仁而已。蓋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而有小大之分焉。是故夫子欲知之。而子路願聞之也。昔者孔氏之門求仁而巳。公者仁之本也。愛者仁之用也。公則仁仁則愛是故克己之謂公。絕乎私以近仁者賢人之學也。公而以人體之之謂仁。歟乎仁而能愛者聖人之事也。一日者顏淵季路侍而子以各言爾志。命馬無亦其勇行之功。好學之驗。真積力久而各有所得之時乎。子路曰甚哉外物之難忘也。設有車馬輕裘與朋友共而敝之。馬人情蓋未免於憾矣。由願無之庶幾不獨有其有夫子之教也。顏淵曰甚哉有哉之難化也。設有善勞於此人情蓋未免於伐矣。施矣。曰願無

穆村制義二集

上論

之庶幾乎物哉。無聞夫子之心也。夫二子之志可譚躬行於日用之間而實驗於天理人欲消長之際。然而仁道無窮。蓋有累進逾上而不可窺者。故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夫子曰吾思吾心之難盡者性也。人倫之難盡者理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誠使老者朋友少者之理得而吾之性以得。豈非吾之未逮而有志者乎。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至於一物而各具一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見矣。聖人無情以生人為情。至於一人而各得一聖人之情。則聖人之情亦見矣。無戚無伐無施也。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之懷之也。全天理而順焉者也。數言之間氣象見焉。若夫學者其必學回路二子之學也。而後有以學夫

聖賢相隔分量以為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言之尤謬
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
後施之根而到無後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
入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此矣以此
意看程朱之說纔得分明

顏淵季路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卷之二

論語精義

卷之二

論語精義

卷之二

論語精義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三 全章

極贊古帝之大。一天之所以為天也。蓋無可名而有成功文章者。天也。堯者則天以出治者也。何以加其大哉。夫子意謂若者繼天者也。天統萬物而物忘之。而高明極乎終古之盛。君統萬民而民亦忘之。而勳華邁乎奕世之隆。求其克當此者。其惟堯乎。欽明文思之德。既蘊於生。安性成之初。四表上下之光。尤徵於皇天眷命之際。蓋大哉堯之為君也。聖德與天位兩相值。而其軌遂立於不可加。天時與人。事適相逢。而其盛遂幾於不可再。巍巍乎神運而無方者。惟天之體之大。如是其不測也。惟堯也。克明之峻德。冥契乎無方之神。遊其世者。時雍於變。蓋莫能識其所以然。而烏能名也。亦如天之神之不測。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馬爾矣。化行而無外者。惟天之用之大。如是其不窮也。惟堯也。廣運之帝德。仰符乎無外之化。庇其宇者。耕鑿作息。蓋莫能知其誰之為。而烏能名也。亦如天之化之不可窮。馬爾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所可見者。矚百工而庶績熙。巍巍乎成功之烈。千載一時也。蓋平成之世。必有以終其緒。堯初不過以無為為之。而不言而成者。天下之功。莫尚也。斯則其不測之神之運焉者乎。垂衣裳而天下治。煥乎文章之華。萬代如見也。蓋文明之會。必有以通其變。堯初未嘗以有意顯之。而不見而章者。天下之文莫大乎是也。斯則其無外之化之形焉。者乎。大哉堯乎。此其所以德配彼天而事業與上下同流。聲明與日月爭光也。雖有作者。唐帝其曷可及已。

深嘉夏王者以其德之純也夫德之純不可見於其行之無間可議者觀之則足以知之矣夫子所以深嘉於禹而重贊之與意謂聖人所以立極於天下者其心千古而如見也苟其心有疵累則其事之可指摘者多矣堯舜之後其惟禹乎蓋粹然無間之可議者也凡以天下為己有者必於天下而有所私私則吾得聞矣而禹無之不以己為天下後者必於天下而有所急急則吾得聞矣而禹無之惡旨酒而顧養飲食之非可知也然非己之食而不菲鬼神之食海物錯青瑤之貢楠袖通淮海之色凡以水陸之品備祭祀耳其致孝也何如躬胼胝以勞形衣服之惡可知也然惡燕居之衣而不惡朝祭之

稼軒制義二集 上論

衣荆之元鍾厥籩相望徐之織纈承善是將凡以五采之施盛數冕耳其致美也何如至若茅茨土階之沿於二帝峻宇離牆之戒於後昆宮室之平又可知也然忘己之居而汲汲乎定民之居濬猷澮以距川駿陳裏而行地凡以使民離乎巢窟而得乎土之安耳其盡力也又何如蓋其心法之與曆數俱傳者精而不雜一而不二允執夫無過不及之中故其行事之與功允並垂者家而克儉邦而克勤摩貽為有典有則之訓雖欲間之誰得而間之嗚呼其無間然也夫矣以衣食二事照來則溝洫須與宮室相闡况禹是平水土定民居者稼穡乃后稷事今人講來是農師矣注正經界備旱澇不過是解溝洫字義

言聖之淺者聖人以虛受之焉夫以博學觀聖固淺以無所成名議
 聖尤淺也自聖人聞之必返而省諸身故曰聖人之虛受無窮也惟
 昔者聖人之學立乎大本以極天下之變然其教人也必循循焉下
 學之務細物之勤即此便處以為理無大小蓋無所不盡其極焉斯道也夫子
 與門人講之素已一日者有得於委巷之談過言之采方且與二三
 子撫躬而問也則甚矣聖人之和也夫彼黨人者詎有得於大道不
 器之旨與夫至德難名之奧乎而濫為之歎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
 所成名此與議鄉人之子未嫻禮者類歟不然何知其大而復以名
 求也雖然彼以名求之聖人以實應之末學之病莫大乎沉濫多端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多一事而少一物而不盡其情吾人之患又往往在杭言精華至於簡略
 叩之一物而不盡其情吾人之患又往往在杭言精華至於簡略
 詎而不踐其迹是故自黨人言之不獨以名求者非即以博學美者
 亦陋也繞非虛讓自夫子聞之不獨博學不敢居即區區成名真不敢必也因
 惕然而謂門弟子曰學之無所成者始於無所執吾今者其何執乎
 夫禮樂君子之事也立未之逮也吾將擇於射御之間而已射亦先
 王所貴也末可易能也吾其安於執御之暇而已斯言也既以避博
 學之稱又引其所謂無所成名者以自責不知者以為德盛而言恭
 知之者以為禮卑而業廣蓋自昔聖人之教未有舍日用下學而不
 務者以故自當時六藝折衷夫子而已巍然萬世道德之宗矣
 如此纔是承之以謹實際不是自以為優而姑避其名凡論語博

註言謙辭者皆此類也

夫哉孔子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夫哉孔子

大賢之希聖。未達一間者也。蓋始也。見道未明。至得夫子而見之。真矣。然猶未能與之為一也。此其所以慨慕之深。與想其好學之勤。進而未止。故述其志。不覺動於聲曰。甚哉道之難窮也。不勇以進之。而不可不寬以居之。而不能吾嘗仰之矣。仰之而彌高。吾嘗鑽之矣。鑽之而彌堅。吾嘗瞻之在前矣。而忽焉在後。蓋未得其方。故無所望而入也。未識其體。故無所幾而及也。惟吾夫子循循然。有以善誘之。若升高。必自下。不使窮於仰也。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不使困於鑽也。遠而跋之。之殷。不如近而就之。之切。不使勞心於想象也。擴我之耳目。則有文焉。而天地古今。可以參驗。而知求我之身心。則有禮焉。而日用動靜。可以體察。而得以其誘之善也。故吾雖欲罷而不能。以其博約之相資也。故吾才有所用。而既竭。於是始覺其見之真。信之篤。無復高深恍惚之形。而有親切著明之象。視聽言動。與之俱也。參前倚衡。無非是也。雖然。內與外。未能以相合。心與迹。未能以相應。蓋欲從之者。夫子示人易簡之效。而能從心所欲者。夫子如天不可階之神也。吁。化不可強。順之而已。神不可知。存之而已。回也。敢以末由而自怠哉。

按村叢義二集

論語

夫子從心所欲者。形神相應。精神合德也。顏子未到聖人想。只在此一息。有記

唐棣之華

全章

記聖人之論逸詩者以思教也蓋以室遠為憂而不求諸思非思之
 善者也故唐棣之詩夫子嘗論之而學者次焉昔夫子言詩三百蓋
 以思蔽其義詩者言性情者也性情之用必寄諸思不可過也不可
 不及也是之謂發而無邪詩教之至也唐棣者逸詩也或曰蓋雅詩
 常棣之昔而夫子刪之也易知也則以夫子嘗論而讚之云夫此詩
 之作以為威威兄弟莫遠其通而世之人至有厚友生薄孔懷者為
 可悲蓋弔二叔之不成傷一氣之離疏與彼物類同根朋友以是為
 情之感而思之窮也推而論之性情之用有所室而不通格於勢限
 於遇萬於思而不得於思者為不少矣夫子言讒焉且夫國風好色

棘村制義二集 上論

則有不即之嫌小雅惟惻則有懷歸之慕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伊人
 之居也豈敢憚勞畏不能趨後車之人也是皆未聞編述之下有微
 詞者何也夫子之意蓋曰不我即者事在彼也畏簡書者忠奉上也
 溯洄從之不以已其溯游之念也豈敢憚勞必欲遂其飲食教養之
 心也今曰豈不爾思其辭若怨於已曰室是遠而其意若懈於從矣
 令人而存此心也跣步之間可以萬里舉足之難有若登天矣世為
 操有忠臣孝子悌弟貞友之行又烏得所謂賢聖之徒哉故欲復天
 下勞人躋婦潔自責其微念之薄而不敢謂屏棄疎遠悔於精之不
 通且使古今上下曠相感於百代之遙而雖極之鬼神幽深動於
 心必應蓋伐柯之章夫子以為猶遠而唐棣之什夫子讓其未思

則聖人之論道也。可見而三百之篇。雖貞淫雜采。其有微文厚。關於情理者。猶必論而存之。若之。蓋刑詩之義精矣。即題生情。却未必不與當日之意相。應。

唐棟

學村制義二集

上論



卷之三

學村制義二集 卷之三 上論

君子不以紺緞飾 全章

記聖人之衣服必盡其制焉。蓋服有公私。然要以貴禮而達用焉。止矣。非夫子孰能一一而盡其制乎。記者記夫子於行禮之際。威儀盛矣。故遂以其衣服繼之。以為服莫先於辨類而遠衷也。紺緞之飾。非禮。非練。其可加於身乎。紅紫之服。間色。婦衣。其可忽於棄乎。是故君子不以也。時乎暑而葛矣。為絺為絺可也。然雖絺絺絺也。必著裏衣而表出之。惡其體之露也。時乎寒而裘矣。羔馬麕馬狐馬可也。然而羔也。麕也。狐也。必以緇衣素衣黃衣褐之。欲其物之稱也。裘之襲者。無步趨傾跌之慮。可以長也。至於右袂則短。未嘗廢事焉。狐貉而居者。以深溫造體為美。可以厚也。至於輕煖。非貴不以窮物焉。然有衣。

格村制義二集

上論

服必有裳。佩冠冕之制。居喪無雜佩之飾。謹喪也。而除之則無不佩。以昭德。以備用。則行步之節章矣。朝祭有正幅之裳。重朝祭也。而非是則必殺。可以文。可以武。則深衣之製善矣。君子不獨謹喪而已。而且謹甲如羔裘元冠也。則不以甲。以是為喪之屬焉。爾不獨敬於在位而已。而且敬於去位。如月吉也。則必朝服而朝。以是為朝之屬焉。爾謹正間之色。別寒暑之宜。異公私之制。嚴吉凶之辨。彼周旋於鄉黨。朝廟聘享之間。而服與容相稱者。此也。

長字厚字不可略過。要謹對。齋。齋字看若禮服則趨跪升降俯仰進退。須稍從輕短耳。

記聖人因時之服。惟其稱而已。夫絺綌之必表也。裘之必裼也。皆時
 靡之肯也。以觀夫子寧有不稱者哉。蓋聖人之於禮。無所苟焉而已。
 所則見於辭氣容色之間。而微則周於衣裳裼襲之際。如夫子之衣
 豈獨色之嫌者遠之哉。冬夏裘葛。順天時也。而夫子尤必昭其衷焉。
 元黃正色。遵王制也。而夫子尤必謹其類焉。是故衣之有裏也。有表
 也。禮在則然也。而至於常服。則忽而慢者多矣。服之見美也。充美也。
 時在則然也。而上於當暑。則簡而褻者衆矣。若夫夫子未嘗不絺綌
 也。絺綌未嘗不衿也。而一以為適體。而導其和。一以為章身。而行其
 敬。其表焉而水之。有必然者。蓋夫子之於當暑。則如此。若夫寒氣總
 。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至于貉。厥功其亦可以雜六章之色。而無不稱之嫌者矣。然而夫子
 之衣。以裼裘也。必有辨也。彼夫裘之有羔也。其色尚緇。吾夫子嘗羔
 裘。元冠矣。然必於緇衣焉。裼之。蓋象服欲其宜。而因以表淵默之度
 也。裘之有麕也。其色尚素。吾夫子嘗麕裘。而鞞矣。然必於素衣焉。裼
 之。蓋服色欲其法。而因以飾精白之觀也。裘之有狐也。所謂黃黃而
 詠於詩者也。吾夫子嘗狐裘。以居矣。然必於黃衣焉。裼之。蓋物采惡
 其麗。而因以象坤德之純也。是則有裏有表。以昭其衷。一襲一裼。而
 謹其類。破服無有造次之異。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夫子之為禮。至矣
 門人於此。必謹而記之。則又甚哉。二三子之嗜學也。

細貼而有精色 自記

食不服精 不及龍

記聖人之飲食慎而有節可以見飲食之正矣夫一食一飲之節當人之不得而不謹者多矣觀諸夫子然後知其無終食之違也且禮之初始諸飲食是故先王禮之一以順生人史緣一以安天地萬物之性於焉致美而大為之節所以導和而養正也斯道也於夫子觀其至焉夫子未嘗袖白體之華然亦不以飲食而忘身之疾夫子未嘗乘嗜好之情然終不向節且而遺禮之中是故稼穡作疇種之上者也不厭其精以全美也魚肉為膾味之隆者也不厭其細以除害也食欲其精矣而饋而餽則猶之手不精也膾欲其細矣而饋而敗則猶之手不細也不必其饋而餽而敗而色惡臭惡則其不食也

榕村制義二集 上論

如饋餽焉饋焉且也不必其色惡臭惡而夫任也不時也割不正也不得其養也則其不食也又如色惡臭惡焉至於體而析理謂之大羹藉以實豆至於味而雅頌有醉而歸之文卿飲燕射有無算爵之禮肉之多也酒之不為量也夫子有也而食氣不可勝志氣不可亂聖人之所以節飲食者又知此作乎天產地產以合禮樂之情兼於春德養身而順性命之理斯固夫子之不以其終食違仁而禮泮生也

其幸經義以成文

分下以經 宋其節

聖人於狂士徐考其志而深嘉之焉蓋三子意在酬知而點則異是
 夫子蓋微窺之故徐考之而卒深嘉焉其音深哉且學以有用而實
 志以進取而夫子路冉有公西華之用於世其具可睹矣至於曾點
 狂者也夫子蓋微窺其素心而將使之獨言其志故終乃問焉而點
 也含瑟於希聲之餘作焉有異撰之請暇豫優游若有未易以自述
 者蓋以夫子之問在酬知也而點也酬知之未豫三子之具在應世
 也而點也應世之末期答問之不相符不得不先請而後對出處各
 行其願不得不善誘以盡言而點則曰點之志豈在外哉時維暮春
 景物熙明服彼單袷而體安也偕此童冠而願同也濯溫泉之感滌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挹惠風之暢和來游來歌以吟咏其情性言旋言歸而憇息其身心
 點之樂如是而已點之志如是而已夫其樂不過素位而自得而其
 心則已浩然與天地萬物而同流此可以知其見道之明樂道之深
 矣夫子於此故不覺其歎息而嘉許之與吁陋巷簞瓢無可樂也
 子之樂不以陋巷簞瓢而改春風沂水致足樂也點也之樂則即春
 風沂水而存二者異矣而皆與於聖人蓋其樂道之志則一而已矣
 推而論之則顏子之樂禹稷之憂同也曾點之志堯舜之事同也
 聖子志字點次清楚會點言中意外摸寫明白

點爾何如 一節 其二

聖人誘狂者言志而深許之其旨深矣夫點惟與三子異撰故從容而後對也夫子誘之而卒與之然則聖人之志不固可得而見乎且事業者性分所固有而亦不足以礙性分之虛知聽鮮者滯焉見道深者超焉是故學知其大之為貴也夫子之所問三子之所對皆撰也撰則專於應世而課其挾持之具志則不拘於用世而據其懷負之心點之志異於三子夫子蓋微知其意焉是以後之也鼓瑟而希舍而請點於三子果異矣夫子將遂觀其志焉是以誘之也莫春之遊童冠之偕風泉之樂詠歸之趣點之志如此而已夫子蓋默契於心焉是以與之也夫夫子所問者酬知之具而所與者樂志之言何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始卒之不相謀若是哉蓋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而吾道之妙可行可藏就點之言觀之其為自得也無拘外之心而之所以樂也有同物之量此惟見之明故超然獨異道俱得之深故浩然不與天地萬物間嗚呼是曾氏子之狂也夫豈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夫子之歎許焉能已與蓋唐虞事業於堯舜如浮雲然一或有之則於道也淺而功名亦卑矣率爾之際已若師旅饑饉之交逼鏗爾之飢悠然風雲詠歸之遺音君子觀於率爾鏗爾之間而已得夫災歎之所自矣

見大意話頭不應在曾點口中說出先輩惟王守溪貼淫其他皆未免此耳

顏淵問仁 全章

聖人告大賢以仁而欲其任之決大賢得為仁之目而遂決於自任焉夫克復為仁之要也而視聽言動其目也夫子為之決其功於一日之速由己之近顏子安得而不直任而不辭哉且夫仁者非他心之德也心者非他身之圭也欲生於身故私而不公然理亦備於身故實而可據聖門有顏氏子者研幾於不善之動竭才於約禮之餘故當其問仁也而夫子告之曰仁與私欲為敵者也故於己也克之而已矣仁與天理為體者也故於禮也復之而已矣克已復禮為仁仁之道其難哉雖然果而確則無難焉故誠能一日之間奮其志而用真力即人人以仁歸之也一己之內決其機而任其責即他人不得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以仁禦之也四也勉乎哉夫子示為仁之要而欲顏子之有以自檢者如此乃顏子則無復疑問而直請其目也故夫子又告之曰吾身之感物而入者莫先於耳目惟於視聽也禁其非禮者以就於禮而已矣吾身之應物而出者莫大於言動惟於言動也禁其非禮者以就於禮而已矣視聽言動以禮仁之目在是矣雖然非天下之至明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哉故顏氏自謂不敏之資雖未敢謂一日之頃能決其歸於天下也然而請事之誠亦不敢以由己之功而護其責於他人也由也知所勉矣顏子聞為仁之要而決然有以自任者如此呼夫子固顏氏之賢而決心決於後愛顏子發聖人之蘊而蔽於無窮者皆於是乎見之矣

清整無旁雜意

頤淵閣

榕村制義二集



世遠生香齋

文之以禮樂 其二

學以禮樂為歸。由德與才而進之也。蓋才德而非以禮樂文之。學猶未至也。夫子所以為子路進與。意謂聖人之道。必有以立之。極君子之學。必勉以求其至。子問成人。豈止於知廉勇藝已乎。學而至於克存本末之後。則不可不以涵養之術充之也。師資而極乎當世。士大夫之選。則又不可不以先王之澤進之也。必也其文之以禮樂乎。禮以敬為本。而節文度數詳焉。吾惟一以敬居心。而日用周旋之間。無不降禮由禮者。循習久之。心志得齊焉。容貌得莊焉。彬彬乎。其有質而有文也。夫然後為能文之以禮也。已樂以和為主。而干戚管籥。備焉。吾惟一以和存心。而詠歌舞蹈之際。無非德容德音者。涵濡久之。

徐村制義二集

下論

意氣得平焉。形骸得安焉。疊疊乎其情深。而文明也。夫然後為能文之以樂也。已蓋才德因於所近。三代以後。人材往往不能如古。則學校所以養而成之者。無其具也。學術要於所歸。一長之士。其人往往不槩於道。則聖賢所為大而化之者。未嘗聞也。以禮樂而盡人之性。則合敬合愛。而王道備以禮樂。而極人之理。則同和同節。而天地官以言成人。必如是而後可爾。由也勉諸。

藝治精錄

聖人以直道行於世而明直道之無不可行也。蓋無毀而無譽，直道也。如以為直道難行者，豈其古今之有異乎？夫子有慨於世之自枉其道者，動曰：人心非古。古道不可行於今也。故古曰：是非者性之公也。毀譽者情之私也。以公滅私，直道也。世固有以毀而益者矣。然既行以私心，則似直而非直也。吾之於人也，誰毀焉？又有惡許為直而用譽者矣。然猶未能泯夫私意，則尤枉之甚而非直也。吾之於人也，又誰譽焉？間以與人為善而有所譽，則必其驗諸行事而先有所試，豈敢曲意徇人而為是道心之歸乎哉？然人必曰：生斯世也，與斯民也，蓋未易以直道行之者。秦晉以為民之秉彜，葛古亦滅其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真明不可得而毀也。三代之難相所以順其性而賞之罰之者，非即斯民也。與心之同然，聖愚不異，其實理不可得而掩也。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者，非即斯民也。與三代既不易民而稅則斯民，必可以直道而行。吾愚不能行三代之道，不患民非三代之民也。彼謂淳流糶散不可歸諸與為難，漢家亦甚矣。

此題也。謹此。文。盡。之。樂。

此題也。謹此。文。盡。之。樂。

此題也。謹此。文。盡。之。樂。

此題也。謹此。文。盡。之。樂。

此題也。謹此。文。盡。之。樂。

明弘道之責。見道之不虛行也。夫道者不外於人之身。而在人有以弘之也。不然。道其能以虛行乎哉。夫子欲人之以道為己任也。故言曰。莫大於天地。而人參焉。是天地之間。超乎萬物而最大者也。此惟。有以立人之道。故如此。如此。則雖曰。人以道弘。可已。雖然。能弘人者。皆其以人弘道者也。人之生。得乎氣之清。故能通極於性命。而無二。受乎氣之正。故能相似於造物。而不違。以言道之體。無時不具於人之心也。然必察識焉。擴充焉。使本體之常明者。極其量。而無所於歉。然後道之全體。不出吾性分之中。此則道之所由。以弘而人之能也。言乎道之用。無時不接於人之身也。而必講明焉。踐履焉。使人絕

格。村。創。義。二。集。

下。論。

之。常。存。者。立。其。極。而。無。所。於。憾。然。後。道。之。大。用。流。行。於。天。壤。之。際。此。則。道。之。所。以。為。弘。而。亦。人。之。能。也。苟。人。而。無。以。弘。之。乎。道。之。體。猶。是。也。然。既。無。盡。性。之。學。則。有。漸。於。放。失。而。不。自。知。者。天。命。之。理。為。之。隔。而。人。亦。蕞。然。小。矣。雖。曰。道。之。在。於。人。心。者。自。若。也。而。能。使。人。之。廓。而。大。之。哉。道。之。用。猶。是。也。然。既。無。盡。倫。之。人。則。有。著。於。數。而。不。可。止。者。脩。道。之。教。為。之。埋。而。人。類。亦。藐。乎。微。矣。雖。曰。道。之。在。於。人。身。者。自。若。也。而。能。使。人。之。全。而。歸。之。哉。故。曰。非。道。弘。人。也。嗚。呼。知。道。之。不。虛。行。而。存。乎。其。人。則。知。天。之。所。以。生。我。之。意。俯。仰。天。地。之。間。而。不。望。自。遠。前。望。性。者。後。願。無。窮。而。無。所。與。讓。庶。幾。我。弘。毅。之。士。而。與。之。恢。張。至。道。有。日。矣。

非道弘人句不可果稱猶董子所謂非道亡也之意後二此語
渾然收尤聲動

學田人能弘道

榕村制義二集



學田人制義

我輩此心已下下者務際筆下故前非弘子也之書於之內莊

嘗仁不讓於師

極當仁者之心。惟知有仁焉而已。夫既曰當仁。則必欲盡仁之量。而
止。而又何所與讓乎哉。故夫子推其心以勵學者。意謂天下之性皆
善。而人。可以。至於。聖人。其。或。自。棄。焉。而。志。之。不。立。苟。有。志。矣。又。或。廢
且。止。焉。而。功。之。不。加。遷。延。顧。望。一。似。有。所。遷。避。然。者。於。是。仁。之。至。近
者。而。乃。以。遠。矣。於。茲。而。有。能。當。仁。者。天。地。之。心。於。我。乎。寄。苟。其。心。自
我。而。不。存。則。性。之。不。盡。而。將。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必。事。乎。有。以。自
命。至。於。合。德。天。地。而。後。已。焉。聖。賢。之。道。於。我。乎。繼。苟。其。道。至。我。而。無
傳。則。職。之。有。虧。而。亦。無。以。生。於。聖。賢。之。後。故。必。推。乎。有。以。自。任。至。於
配。迹。前。脩。而。即。安。焉。推。其。志。之。篤。蓋。橋。道。而。行。望。道。而。趨。精。神。愈。處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之所極。不啻與為一焉。而憤樂之自知。充其功之專。蓋舉之而必欲
勝行之。而必欲至。進德脩業之交通。不啻無旁貸焉。而克復之由已
於斯時也。即有師我者。在於前。裁其以之為模範焉。固也。至於世
趨之餘。而所造之淺深。亦視乎仁之量。以為期而已。知有仁。不知有
師也。蓋欲與師並立。於至道之域。而毫不遺餘力也。即曰為仁者必
資於師。吾其以之為折衷焉。固也。至於精微之際。而此心之疑信。亦
視乎仁之理。以為決而已。吾非信乎吾師也。信乎吾仁也。蓋必求吾
仁以底於至善之歸。而曾不置餘憾也。自人觀之。則以為不讓於師
者。蓋不知其未足以為當仁也。學者苟無是心。非棄則止。仁道亦
何望乎。

不讓於師是旁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至所以不讓
實則未兩意盡之

當仁不讓於師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費順本函書卷二

當仁不讓於師

上知林炳文手澤先生續存卷二集制義此書之正印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聖人論安國家之道所以暢權臣者深矣蓋李氏實患貧寡而託為

遠憂者也豈知有真可憂者而不在顛與乎袁冉求若曰爾之助李

氏伐顛與者意在以土地人民附益之也乃舍曰貪多務得而以固

圍為辭此皆異乎丘所聞也丘聞凡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言寡寡而不可不均也

也蓋均則分分則未必不寡也然無偏有偏無之病可以無貧矣且

均而和則合合則不但無貧也將有相通相濟之利并可無寡矣由

是而安焉安則無論不寡不貧也雖或寡而貧焉而無奪攘叛亂之

繁可以無傾矣此古人所以不患貧寡也而且不患傾也如是而雖

榕村制義二集 一論

有遠人不服凜然有可危之形者乎亦惟以文德來之而已既來也

安之而已何況邦域之內可贖武哉今由求之為夫子相也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則當反其文德之脩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當亟為

均安之計而二子不爾也反為干戈之謀於邦內之國其不能服遠

亦已矣而分崩離析之象既成是禍將發於蕭牆也顛與之憂不亦

左乎哉況乎其實有所欲者而以憂解也吁使季孫之憂果在傾也

聞夫子之言當憂內而不憂外矣使季孫之患僅在貧寡也聞夫子

之言當不患貧寡而真患傾矣

均無貧三句從來解者以金子駿之文為得可謂妙悟矣又遠人

是指強鄰敵國非顛與也前云邦域之中社稷之臣後又云鄰國

奈何以遠人目之乎緣此兩處文義未安刪舊稿以存所見

丘也

榕村創義二集

下論



注：此二集本在榕村所著文集內，後因卷帙浩繁，遂分爲二集，以存其目。

天下有道

聖人論世變即其一時而推之也夫夫子之時諸侯大夫陪臣之變

窮矣雖庶人且為厲階此夫子所以與思於有道乎蓋周自東遷而

來王靈寢替而狎主夏盟者又劇於諸卿矣魯自中葉以降公室日

卑而百雉踰上者旋移於家宰矣夫子感時事而綜世變故其言曰

天下之勢定於一者治安長久而無弊拂乎經者禍亂相尋於無窮

彼夫天下有道何時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是諸侯大夫士庶無

敢有恣行邪說以于其間其道雖百世可也而至於無道則不然

自諸侯出假天子以令者也十世而數其窮乎自大夫出後天子而

舉者也五世而澤其斬乎陪臣竊命恃天子而亂者也全詞為章不

榕村創義二集

下論

及孫謀已夫政在諸侯猶曰率天下尊天子也下而大夫不可言矣

當是時雖庶人之賤猶將起而議天下之政獨陪臣哉若夫天下有

道則雖諸侯賜圭瓚然後祭也賜弓矢然後征也所守者天子之典

豈有政在大夫如今日之事者哉天下有道則雖大夫議於朝也士

議於鄉也所講者天子之法豈有庶人橫議為世道之憂者哉吁勢

之變未知其所止而理之極則必復於常此固夫子之所深望者乎

抑夫子之論此言外之意深矣蓋大夫陪臣變則反諸諸侯諸侯變

則反諸天子反之於天子然後可以萬世然必曰不在大夫庶人不

議云者天子者公天下者也天下之政與諸侯共之而特不及大夫

也與大夫士議之而特不及庶人也白晝之未晡不能折其莖動而

叙明時事見

含筆二筆

應人之之

一語收亮通章

有得有關

有得有關

有得有關

有得有關

有得有關

有得有關

君子有九思 見得思義

論君子之思而列其目。欲人之從事於思也。夫不思不可以為君子。然其思有九。而莫非切於身者。此其所以為君子之思與。蓋為人之。一。心。思。則。得。之。思。者。聖。功。之。本。而。言。凶。之。機。也。然。心。之。為。道。貴。乎。慎。思。慎。思。者。窮。理。之。方。而。脩。德。之。要。也。是。故。君。子。莫。尚。乎。思。而。其。思。也。不。過。於。九。從孟子开日之官不思慮者便知視聽要緊。今。夫。人。心。之。交。物。耳。目。之。官。為。之。也。於。是。而。忽。不。思。焉。則。物。至。而。化。自。一。身。以。至。萬。事。皆。將。有。不。得。其。理。者。故。必。視。欲。其。遠。而。思。明。聽。欲。其。德。而。思。聰。外。誘。既。杆。則。氣。質。可。得。而。養。矣。於。是。思。乎。溫。以。致。和。則。眸。然。而。見。於。面。也。思。乎。恭。以。作。肅。則。四。體。不。言。而。喻。也。所。養。既。純。則。言。行。可。得。而。審。矣。於。是。乎。思。其。所。謂。表。裡。如。一。者。而。出。言。

格致訓義二集

下論

庶幾有物也。思其所謂終始如一者。而執事庶幾有恪也。言行既謹。而樞機之出其變萬端。安能無疑乎。故疑則思問。而不著。夫然後言。可以無不得於心事。可以無疑其所行也。已。理。雖。無。疑。然。或。者。乘。於。氣。而。動。於。私。則。明。者。因。以。蔽。又。必。也。思。之。思。之。遽。忘。怒。以。觀。理。不。以。一。朝。之。念。而。忘。其。及。親。之。憂。惟。以。義。而。制。事。不。以。利。慾。之。貪。而。失。其。本。心。之。正。此。則。思。誠。之。極。而。德。之。脩。也。所。謂。九。者。如。此。要。而。論。之。無。一。而。非。所。謂。切。已。近。思。之。功。不。出。其。位。之。學。也。豈。若。世。之。馳。於。外。以。為。思。者。哉。

於九著先後語次說得細密。洪範何以先貌言而後視聽曰發以敬字為主故先貌言此以思字為主故先視聽

楚狂接輿

章

狂士之諷聖終弗克由聖者也甚矣風兮之歌狂者於聖人非無意
 矣素何其終於避也而并使人不得聞聖人之言乎且昔者聖人未
 嘗不惡狂士然狂士而不以聖人為依歸則亦終於狂焉已矣在聖
 人則惟魯默之志翔於千仞幸其為夫子之所裁也其餘如沮溺之徒
 自同鳥獸未嘗不為夫子之所悲也楚有狂人者迎夫子環轡之際
 而行歌過之曰風兮風兮當舜文之世德嘗盛矣而今何衰也跡昨
 日之非不可諫矣今猶可追也已而已而既知厥為不至吾其已矣
 而何不與冥冥者遊於寥廓也亦知斗筭之徒不足算矣而又何
 栖然息於危邦也聆其歌推其意其人殆未嘗學於北方而馳騁

榕村別裁二集

下論

雅之末流其志行殆過於中庸而怨懟激發不可為訓者乎豈知吾
 夫子雖為時所舍而教化所及則天下文明安在其為德之衰也雖
 其卒老於行而世或我知則蕭韶可作又何有於時之殆哉感其招
 隱之勤固不得以不下欲勉其遁思之決又有容以無言孰知彼之
 意則曰吾與子不相從久矣一過已多而見馬可也吾歌可矣而吾
 奚容也在夫子欲與之言者猶然知不可而為之心而卒不得與之
 言者蓋默亦吾社而不返之隱矣惜乎其過聖人而終不遇也

甚著精義

卷

論

紀樂官遊地之哲明。重人正樂之功。夫夫子自衛反魯。師擊諸人皆在官矣。無何而相率去亂。故說者以為聖人正樂之効也。蓋聲音之道與政流通。故治亂之微。聞樂可見。昔夫子之去魯也。以安樂及其反魯也。而樂正。雖然樂則正矣。而無政於魯之衰亂。在吾夫子藉以明道。則不可使其學無傳。而二三子職在尊官。又豈可苟汙其道。以廢官莫尊於太師也。為太師者擊。則適齊焉。自擊去。而六律八音之節。堂上堂下之聲。失其紀綱矣。奏於堂上者。為君侑食。其最親也。初飯。其太師自為之乎。亞飯有千者。三飯有絲者。四飯有缺者。則適楚適蔡。適秦矣。琴瑟不御。君德何以養乎。奏於堂下者。鼓與播鼗為之。

榕村荆我二集

下論

節也。鼓雖太師之所命乎。而職鼓有方叔。職鼗有武。則入於河入於漢矣。笙管不舉。雅樂何以興乎。貳太師者有少師。與琴瑟笙管相應者有鐘。磬少師曰陽。擊磬曰襄。則又相與入於海馬。於是樂人樂無存者。而在魯之庭者。盡非舊也。吁。去而之齊。猶鄰封也。之楚之蔡之秦。遠矣。齊楚祭秦之適。猶處國也。入河入漢入海。莫知其所終矣。豈魯國一時之樂官明哲輩出。蓋聖人儀項之功。化感發而然記者。彙而記之。慨樂之崩也夫。抑亦傷道之廢也夫。吁。簡兮之詩。其卒章曰。西方美人。傷今思古之辭也。魯論記此。而繼以周公禽父立國之際。其斯旨也夫。

侑食在堂上。而以琴瑟為主。未有考證。然攝周禮王大食則奏鐘。

鼓則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又禮記玉藻。進饌進羞。工乃升歌。歌人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

夫師

榕村劄義二集

下論



榕村劄義

夫師者，教之以德，又教之以法。德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民無德則亂。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本，本者心也。心者身之主，也。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此德教之序也。夫德教之於民，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民無德則亂。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本，本者心也。心者身之主，也。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此德教之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 全章

聖人與賢者備言政皆王道也。蓋王道純而不雜者也。尊美屏惡治
斯純矣。夫子因子張之問而發之。而記者取以繼帝王之終也。以為
治道之大者。養與教而已。斯二者皆必以純心行純政。而後可。苟雜
以末治。則徇民與強民。其流鮮有不弊者。子張問政。而夫子以尊美
屏惡告之。蓋欲子張之以王道自期也。然而五美之與四惡。其道不
並行。而其迹易相借。故美之中有惡焉。以屏為尊也。惡之中未嘗不
託於美焉。尊則自屏也。如養民也。不以惠乎。然而惠或至費矣。教民
也。能勿勞乎。然而勞或致怨矣。惠而費者其外也。抑其中有欲而貪
者在也。勞而怨者其事也。抑其有泰而驕威而猛者存也。此五者

榕村制義二集 下論

皆必去其累而後美純。則道莫貴乎因也。非損益之。而何費焉。道莫
貴乎擇也。以佚道使民。而何怨焉。有牟惠心。獲吾心焉。已矣。何貪焉。
施之敬。而作其恭。立民極焉。已矣。何驕焉。何猛焉。是之謂五美也。而
反此者。即為四惡。蓋以其不善為教也。勢必勞以致怨。則且有不敢
而殺者矣。有不戒視成者矣。有慢令致期者矣。以其不善為養也。勢
必惠而計費。則且有均之于人。而出內用吝者矣。此殆其教之之本
不。不。獨。文。意。之。密。
不免於驕乎。猛乎。故流於虐暴與賊。而不自禁也。殆其養之之源。未
免於貪乎。故下同於蒼罔。而不自知其端在吾心。縱肆義利之閤
而其效。乃成於治術。古今王霸之際。領惡而全美者。舍帝王之道。將
奚之乎。此聖門論政之詳也。

